

《佛系修仙傳》第 01 章：指月山·忘憂寺

大乾王朝，北境，指月山脈。

此地靈氣充沛，方圓百里森林茂密、古木參天，妖獸橫行，與仙家聖地長白山脈並稱為北境二大靈山勝境。

然而，就在這靈山霧氣繚繞的秀峰之上，卻座落著一座平平無奇的古寺——忘憂寺。

黃昏日落，殘陽如血。

一隻足有磨盤大小、渾身漆黑、長滿倒刺的「八足山蛛」，正無聲無息地倒掛在枯死的老槐樹上。它那八隻猩紅的複眼，死死盯著下方正在天井裡掃地的小和尚。

小和尚年方十七，身穿一件洗得發白、打了數個補丁的灰色粗布袈裟。他生得眉清目秀，面容白皙，眉宇間帶著一股與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格格不入的平靜。

他叫了凡。

此時，了凡正手握一把掉了快一半毛的竹筴帚，不緊不慢地清掃著院子裡的落葉。

「沙……沙……」

筴帚與地面摩擦的聲音在寂靜的古寺中迴盪。

外人若有修仙者的「靈眼」望去，定會搖頭嘆息。因為這小和尚體內毫無半點靈力波動，丹田枯竭，經脈閉塞，是修仙界中最底層的「無靈根凡人」。

但沒人知道，在了凡的腦海深處，正懸浮著一個散發著亙古氣息的青銅圓盤——【功德因果輪迴盤】。

「沙……沙……」

了凡每揮動一下筴帚，他的呼吸便隨之沉下一分。

若有佛門大能在此，便能震驚地發現，了凡的皮肉之下，正有淡淡的暗金色流光如水銀般緩緩流淌。

這不是修仙界的引氣入體，而是佛門至高無上的肉身淬煉法門——《洗髓經》。

修仙者練氣、築基、結金丹，追求的是溝通天地，御劍飛仙；而了凡修的，是自身，是因果，是將這具凡胎肉身，煉成萬劫不磨的羅漢金身。

「嘶——！」

一聲極其細微的破風聲陡然響起！

那隻隱忍多時的八足山蛛終於按耐不住飢餓，龐大的身軀如同一枚黑色砲彈，從老槐樹上暴射而下。它張開猙獰的口器，噴出一股足以將岩石腐蝕殆盡的墨綠色毒霧，直撲了凡的後腦！

這隻山蛛已然開了妖智，實力堪比修仙界「煉氣期五層」的修士，平日裡在山下不知偷襲吃掉了多少凡人。

面對背後的腥風毒霧，了凡連頭都沒有回。

「阿彌陀佛。」

他只是輕輕宣了一聲佛號，聲音慈悲而無奈。

「上天有好生之德，施主何必自尋死路？」

下一刻，了凡右手握著的竹笞帚微微一頓，隨後，看似極其隨意地反手往身後一揮。

這一揮，沒有驚天動地的靈力波動，也沒有璀璨奪目的飛劍光芒。

有的，只是純粹到極致、壓塌虛空的恐怖肉身力量！

「呼轟——！」

空氣在這一瞬間被生生抽乾，發出刺耳的爆鳴聲。那股原本能腐蝕法器的墨綠色毒霧，在了凡揮出笞帚帶起的狂暴罡風下，連一瞬都沒撐住，直接被吹得煙消雲散。

「啪！」

粗糙的竹笞帚，結結實實地抽在了八足山蛛那堅硬如鐵的甲殼上。

沒有任何僵持。

在聖地修士眼中防禦力極強的妖獸甲殼，在了凡這隨手一揮面前，脆弱得就像是一張薄紙。

「蓬！」的一聲悶響。

磨盤大小的山蛛在半空中直接被打得爆裂開來，化作了一地黑色的齏粉，連一滴血都沒有濺到了凡的袈裟上。

一擊，物理超度。

與此同時，了凡的腦海中響起了一道冰冷而宏大的梵音：

【叮！擊殺作惡山蛛一隻，化解一方生靈因果。】

【獲得功德值：10 點。】

【當前總功德值：9990/10000（距離解鎖下一階段佛門神通「天眼通」還差 10 點功德）。】

聽著腦海中的提示音，了凡輕輕嘆了口氣，看著那一地齏粉，雙手合十道：「善哉，善哉。施主早日投胎去吧，下輩子莫要再做妖了。」

說罷，他轉過身，像個沒事人一樣，繼續用那把破笤帚將山蛛留下的齏粉掃進樹根底下當花肥。

對他而言，這種事情過去三年裡發生了無數次。

這個世界太危險了。

山下那些移山倒海、動輒殺人奪寶的道家修仙者在他看來都太過浮躁。還是待在這沒人要的破廟裡，每天掃掃地、撞撞鐘、攢攢功德最安全。

只要功德攢夠，他就能在這個仙魔亂舞的世界裡，修成正果。

「咚——咚——咚——」

夜幕徹底降臨，荒山上下起了瓢潑大雨。

了凡走進大殿，點燃了一盞昏暗的油燈。大殿中央，供奉著一尊早已看不清面容、泥塑斑駁的佛像。

他盤膝坐在蒲團上，雙目微垂，右手有一下沒一下地敲擊著木魚。

「篤、篤、篤……」

清脆的木魚聲在大雨滂沱的夜裡顯得格外空靈，彷彿能洗滌世間一切罪孽。

然而，這份寧靜並未持續太久。

「轟隆！」

一聲驚雷撕裂夜空，將整座破落的大殿照得慘白一片。

緊接著。

「砰！」

古寺那扇早已腐朽的木門，被一股巨力粗暴地撞開。

夾雜著冰冷雨水的狂風瞬間湧入大殿，將油燈的火苗吹得劇烈搖晃。

與此同時，一股濃郁到令人作嘔的血腥味，伴隨著一縷至純、至寒，卻雜亂無章的仙家靈力，排山倒海般地湧了進來。

了凡敲擊木魚的手，微微一頓。

他抬起頭，借著微弱的燈光看去。

只見大門口，一個身穿月白色長裙的女子正扶著門框，踉蹌而入。

那長裙已被鮮血染紅了大半，她精緻絕倫的面容慘白如紙，毫無血色。一頭青

絲被雨水打濕，凌亂地貼在臉頰上，卻依舊掩蓋不住她那股高高在上、彷彿不食人間煙火的清冷氣質。

只是此刻，她的眸子裡滿是絕望與恨意，腹部更有一團黑色的霧氣如附骨之疽般不斷蔓延，吞噬著她體內殘存的生機。

道家仙宗，太玄聖地聖女——冷清秋。

冷清秋本以為自己今日必死無疑，卻沒想到在絕靈之地的荒山頂上，竟然看到了一座亮著燈火的寺廟。

她抬頭，正好看到了坐在蒲團上、手拿木魚、神色平靜得有些詭異的小和尚。

「凡人？」

冷清秋感應到對方身上沒有任何靈力，慘然一笑，眼中閃過一抹決絕，咬牙道：

「和尚……快走！魔門妖人封鎖了這座山……留在此地，你必死無疑！」

話音未落，她便再也支撐不住，噗通一聲半跪在地上，一口黑色的逆血猛地噴了出來，將座前乾淨的地面染得一片漆黑。

了凡看著地上的黑血，眉頭微微一皺。

他倒不是害怕。

他只是有些無奈地想著：這剛掃乾淨的地，怎麼又髒了？

《佛系修仙傳》第 02 章：女施主，你弄髒地了

冷清秋精緻的面容痛苦地扭曲著，魔門的「蝕骨銷魂散」如同千萬隻毒蟻，正瘋狂地啃噬著她的經脈與金丹。

身為太玄聖地的聖女，她本是高高在上的天之驕女，可如今卻落得如喪家之犬般，癱倒在這座名不見經傳的忘憂寺內。

「和尚……你、你怎麼還不走？」

冷清秋虛弱地抬起頭，聲音顫抖。她本以為自己說完那番話，這個凡人和尚會嚇得屁滾尿流，可眼前的清秀小和尚卻只是靜靜地看著她，眼神清澈得像是一汪深潭。

了凡緩緩站起身，低頭看了看那一灘觸目驚心的黑色血跡，又看了看冷清秋。他有些無奈地嘆了口氣。

「阿彌陀佛。施主，貧僧今日才剛將大殿打掃乾淨。」

冷清秋愣住了。

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堂堂聖地聖女，危在旦夕，甚至還帶來源源不絕的魔門殺手，這和尚關心的……竟然是地板髒不髒？

「你這呆子！命都要沒了，還管什麼地板！」冷清秋氣急攻心，牽動了體內的劇毒，精緻的五官頓時煞白，整個人直挺挺地往地上倒去。

然而，想像中冰冷堅硬的地面並沒有迎來。

一隻略顯粗糙、卻溫熱無比的手掌，輕輕托住了她的香肩。

「男女授受不親，施主，得罪了。」

了凡的聲音在耳畔響起。冷清秋本能地想要掙扎，男女修士之間肉身接觸是大忌，更何況對方還是個佛門僧人。

可下一秒，她的雙眸陡然睜大，眼中溢滿了無法言喻的震撼！

轟！

一道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恐怖熱流，順著了凡的手掌，排山倒海般地湧入了冷清秋的體內。

那不是修仙界常見的五行靈力，也沒有道家真氣的縹緲。那股力量至純、至剛、至陽，帶著浩瀚無邊的光明與慈悲之意，宛如一輪烈日，直接在她的經脈中炸開！

佛門至高內功——《九陽佛力》！

「這……這是什麼力量？！」冷清秋心中掀起驚濤駭浪。

在太玄聖地，她見過無數修為通天的大能，甚至連渡劫期老祖的真氣她都感受過。可眼前這股力量，不屬於靈力的範疇，卻精純得近乎神蹟！

滋滋滋——！

那股連太玄聖地護體神功都無法抵禦、將她折磨得生不如死的魔門奇毒「蝕骨

銷魂散」，在遇到這股九陽佛力的瞬間，就像是殘雪遇到了初陽，發出刺耳的消融聲，化作一縷縷黑煙從冷清秋的毛孔中被逼了出來。

僅僅三個呼吸的時間。

被修仙界稱為「見血封喉、金丹難救」的魔門奇毒，竟然被了凡隨手一按，徹底肅清！

冷清秋原本乾涸、萎縮的經脈，在這股佛力的溫養下，竟然隱隱泛起了一層淡淡的金芒，比以往更加堅韌。

「呼……」

了凡收回手掌，單手執禮，臉不紅氣不喘，彷彿剛才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冷清秋呆呆地坐在地上。此時她體內毒素盡消，金丹重新煥發光彩，實力已恢復了七八成。

她抬起頭，死死盯著眼前這個身穿補丁袈裟的小和尚。

沒靈根？凡人？

去他的凡人！天底下有哪個凡人能一掌拍散魔門奇毒？有哪個凡人體內能擁有如此恐怖澎湃的至陽真神之力？！

「你……你到底是哪位佛門羅漢轉世？」冷清秋的聲音帶著一絲連她自己都沒察覺的敬畏。

在如今的修真界，道門大興，修仙宗門數不勝數。而佛門早已式微，傳聞只有西方極樂淨土才有正統佛修。她萬萬沒想到，在這北境的指月山中，竟然隱居著一位如此恐怖的佛門妖孽。

了凡淡淡一笑，正欲開口：「施主誤會了，貧僧只是……」

話音未落，忘憂寺外的夜空中，突然傳來一陣刺耳的喉鳴！

狂風呼嘯，烏雲遮月。

指月山充沛的靈氣在這一刻彷彿被污染了一般，變得陰冷而暴戾。

「桀桀桀……太玄聖女，妳以為逃進這座破廟，就能活命嗎？」

一道冰冷刺骨、宛如夜梟般的怪笑聲從天而降，震得整座忘憂寺的瓦片劇烈顫動。

冷清秋臉色驟變，猛地站起身，反手祭出自己的本命飛劍——「太玄冰魄劍」。

剎那間，極寒的劍氣在大殿內蔓延，與外面的陰冷氣息分庭抗禮。

「是魔門『白骨宗』的築基期執事！一共三人！」

冷清秋美眸凝重，轉頭對了凡急切道：「大師，雖然你隱藏了修為，但白骨宗的合擊之術非同小可，更攜帶了歹毒法寶。你趕緊從後門走，我來攔住他們！」

了凡看著如臨大敵的聖女，又看了看被狂風吹得搖搖欲墜的廟門。

他沒有動，只是默默地在腦海中看了一眼【功德因果輪迴盤】。

【當前總功德值：9990/10000】

「還差10點功德，就能解鎖『天眼通』了。」了凡心中暗道。

隨後，他抬頭看向寺廟外那三道踩著慘白骨幡、正緩緩降落在大院中的黑袍身影，眼中沒有絲毫恐懼，反而閃過一抹淡淡的……慈悲。

「阿彌陀佛。」

了凡一邊整理著自己打補丁的袈裟，一邊邁步朝大殿外走去。

「三位施主深夜造訪，還帶來源源不絕的煞氣。看來，貧僧今日是必須要行一場大超度了。」

《佛系修仙傳》第 03 章：金剛怒目，十點功德

忘憂寺的大院內，陰風怒號。

三名身穿漆黑長袍、面容枯槁如骷髏的白骨宗修士，正踩在散發著慘白幽光的骨幡上，居高臨下地俯視著下方。

「大師，小心！他們是白骨宗的『枯骨三煞』，皆是築基期初期的修為，擅長『百鬼噬魂陣』！」

冷清秋手握太玄冰魄劍，緊隨了凡步出大殿。雖然她身上的「蝕骨銷魂散」被了凡那股神祕霸道的熱流瞬間肅清，實力恢復，但面對三名同階魔修的合擊，她依舊不敢掉以輕心。

更何況，身旁這位小和尚身上，仍舊沒有半點道家靈力的波動。

「桀桀桀……」

枯骨三煞為首的黑袍老者怪笑一聲，猩紅的目光掃過冷清秋，最後落在了凡身上。

「太玄聖女，妳居然指望一個連靈根都沒有的禿驢來救妳？看來妳真是走投無路了！」

黑袍老者乾枯的手指一指，腳下的白骨幡頓時凶光大作，無數冤魂在幡面掙扎咆哮，將方圓百丈的靈氣染得一片污濁。

「禿驢，不管你是誰，敢藏匿我白骨宗要的人，便用你的血，來祭本座的百鬼幡吧！」

話音未落，老者乾枯的手掌猛地一揮！

「吼——！」

一頭由無數骷髏頭凝聚而成的百丈骨龍，伴隨著刺耳的厲鬼哭號，自夜空中俯衝而下，帶著腐蝕一切的腥臭魔氣，直撲了凡與冷清秋。

骨龍所過之處，指月山的草木瞬間枯萎化為黑水，築基期之威，恐怖如斯！

「太玄一氣，冰封千里！」

冷清秋嬌喝一聲，正欲御劍迎擊，卻見身旁的了凡跨前了一步。

他依舊一隻手掌豎在胸前，面容平靜，甚至連眼皮都未曾抬一下。

「施主，此地乃佛門清淨地。你們吵到佛祖歇息了。」

了凡聲音落下的剎那，他的雙眸陡然睜開。

那一瞬間，冷清秋彷彿看到小和尚的眼底有兩輪烈日升起！

轟——！

了凡藏在袈裟袖袍下的左手，平平無奇地一掌推出。

沒有驚天動地的道法符文，沒有撕裂夜空的劍氣飛芒。

有的，只是最原始、最純粹、足以將虛空生生壓碎的狂暴肉身力量！

佛系第一大境：龍象境！

了凡自幼在忘憂寺修行，肉身早已淬煉到極致。這一掌拍出，虛空之中竟隱隱

傳來了太古巨象的踐踏之聲，與神龍撕裂蒼穹的怒吼！

兩龍兩象之力，在這一刻悍然爆發！

砰！！！！

那頭氣勢洶洶、足以秒殺尋常築基期修士的百丈骨龍，在撞上了凡掌風的瞬間，竟然連半個呼吸都沒能撐住。

在冷清秋極度震撼的目光中，那巨大的骨龍寸寸崩裂，漫天的骷髏與魔氣，被這一掌帶起的狂暴罡風，如同秋風掃落葉般，生生吹得灰飛煙滅！

「什麼？！這不可能！」

半空中，枯骨三煞驚得險些從骨幡上栽落下來。

那可是集合了無數冤魂怨氣淬煉而成的骨龍，就算是築基期後期的修士也不敢正面硬抗，眼前這個毫無靈力的小和尚，竟然……純憑肉身力量一掌拍碎了？

「這、這是什麼魔功？！你到底是什麼人？！」黑袍老者尖叫道，眼中的囂張早已被無盡的恐懼所取代。

了凡拍了拍袈裟上並不存在的灰塵，宣了一聲佛號。

「阿彌陀佛。貧僧說了，貧僧只是個掃地僧。」

話音未落，了凡腳下一步踏出。

他的身形如同縮地成寸，瞬間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現時，已然來到了枯骨三煞的頭頂上空。

「不好！快結陣！」黑袍老者魂飛魄散，瘋狂咆哮。

然而，太慢了。

在了凡那具打破凡人極限的龍象肉身面前，築基期修士的反應速度，慢得就像是泥沼中的烏龜。

「金剛怒目，物理超度。三位施主，請上路。」

了凡面露慈悲，右手化掌為印，由上而下，轟然拍落。

這一掌落下，大院內的空氣被生生壓縮，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金色掌印氣流。

大光明神掌！

「不——！」

在枯骨三煞絕望的慘叫聲中，金色的肉身罡風毫無懸念地碾壓而下。三面防禦力極強的白骨幡瞬間碎裂成齏粉，緊接著是他們的護體魔氣、不壞法衣、以及引以為傲的築基肉身。

蓬！蓬！蓬！

三聲沉悶的爆裂聲在夜空中響起。

不可一世的「枯骨三煞」，在這一掌之下，連神魂都來不及逃出，便化作了漫天飛灰，隨風消散在指月山的夜色之中。

唯有三枚儲物袋，孤零零地掉落在了凡的腳邊。

大雨，不知何時停了。

烏雲散去，皎潔的月光灑落在大院中，照亮了了一片狼藉的地面。

了凡輕輕落地，雙手合十，對著虛空微微躬身。

「善哉，善哉。願三位施主下輩子，多行善事。」

與此同時，他的腦海深處，沉寂的【功德因果輪迴盤】陡然間爆發出萬道璀璨的金芒！

一聲宏大、莊嚴的梵音，宛如洪鐘大呂，在了凡的識海中轟然震響：

【叮！超度築基期魔修三名，挽救太玄聖女，化解莫大因果！】

【獲得功德值：3000 點！】

【當前總功德值：12990/10000】

【叮！功德圓滿，成功解鎖佛門六通之一——「天眼通」！】

【提示：宿主功德值已達標，識海異動，即將凝聚第一朵功德寶蓮，正式晉升佛系第二大境：蓮海境！】

嗡——！

了凡只覺得腦海中一聲轟鳴，靈魂深處那一 waning 枯竭的「識海」，在這一刻瘋狂擴張，化作了一片璀璨璀璨的金色海洋。

金色的海浪翻湧，在最核心的位置，一株通體宛如黃金澆築、散發著無盡祥和

氣息的寶蓮幼苗，正緩緩破水而出，吐露芬芳。

與此同時，了凡再次睜開眼。

他的雙眸深處，一抹神祕的梵文金芒一閃而逝。

當他再次看向一旁早已目瞪口呆、宛如石雕一般的冷清秋時。

在「天眼通」的注視下，冷清秋的头頂不再是單純的修仙者氣象，而是浮現出了一條條複雜交錯的「因果線」，其中一條漆黑如墨的因果線，正隱隱指向指月山外的遠方。

「那是……更龐大的因果業力？」了凡心中微微一動。

而此時的冷清秋，大腦已經徹底失去了思考能力。

她看著眼前這個神色愈發深邃、腦後彷彿隱隱有了一層淡淡佛光輪廓的小和尚，修仙二十載建立起來的世界觀，在這一刻，徹底崩塌了。

純憑肉身，一掌拍死三名築基期修士……

這和尚，究竟是何方神聖？！

《佛系修仙傳》作者：靈印

佛系修仙共分為六個大境界：

1. 龍象境（肉身具有多龍多象之力）
2. 蓮海境（識海中能生出功德寶蓮）
3. 觀山境（心識觀想即能搬動山岳）
4. 通天境（感通諸天護法君將鎮衛）
5. 神印境（靈咒神印威力超越時空）
6. 法王境（三界至尊轉金輪之法王）

《佛系修仙傳》第 04 章：識海生蓮，天眼破因果

忘憂寺的大院歸於沉寂。

雨後的月光如流水般傾瀉而下，將了凡身上的百補袈裟鍍上了一層淡淡的銀輝。在他腳邊，三枚漆黑的儲物袋靜靜躺在泥水裡，散發著淡淡的魔氣。

然而，此時了凡的體內，卻正經歷著一場翻天覆地的造化。

噲——！

在他的靈魂深處，那片由萬點功德匯聚而成的金色識海中，浪潮翻湧。位於中央的那株黃金幼苗此時神芒大作，一片晶瑩剔透、宛如美玉雕琢而成的金色蓮瓣，在梵音繚繞中緩緩舒展開來。

一品功德寶蓮！

隨著這朵寶蓮的誕生，原本充斥在了凡四肢百骸中的龍象之力，如同受到了某種感召，瞬間凝練、蛻變。如果說先前的龍象神力是奔騰的江河，那此刻，這股力量便被壓縮成了固若金湯的百鍊精鋼。

佛系第二大境——蓮海境，成！

與此同時，了凡緩緩睜開雙眼。

他的瞳孔深處，隱隱有兩枚古老的梵文金印一閃而逝。

這便是佛門六通之一的「天眼通」。

在了凡此時的視野裡，眼前的世界徹底變了。天地間不再只是單純的草木山石，而是充斥著無數縱橫交錯、肉眼不可見的光線。

那些，是眾生的因果。

了凡轉過頭，將目光投向一旁的冷清秋。

此時的冷清秋正用一種看怪物般的眼神盯著他，櫻唇微張，太玄冰魄劍的劍尖還在微微顫抖。

而在了凡的天眼通注視下，冷清秋的头頂正盤旋著一團精純的青色氣流，這代表她身為聖地聖女，福緣深厚。然而，在這青色氣流之中，卻纏繞著數根刺眼的血紅色因果線，其中最粗的一根，正宛如毒蛇般瘋狂蠕動，死死指向指月山脈的外圍。

血光漫天，煞氣逼人。

「大師……你、你突破了？」冷清秋嚥了口唾沫，聲音裡帶著連她自己都沒察覺的敬畏。

身為築基期大圓滿的劍修，她對天地靈氣的波動極其敏銳。就在剛才那一瞬

間，她感覺到眼前這個小和尚身上的氣質變了。如果說先前的了凡是一尊凡鐵金剛，那現在的他，便是一尊高高在上、俯瞰眾生的古老真佛。

可詭異的是，對方身上依舊沒有半點道家引氣入體、結丹聚嬰的靈力波動。

「阿彌陀佛。」

了凡收斂眼中的金芒，雙手合十，面色古井無波：「小僧不過是心有所感，略有精進罷了。冷施主，妳身上的毒傷雖已肅清，但妳的因果，似乎還未了斷。」

冷清秋聞言，神色頓時一暗，慘然道：

「大師慧眼。實不相瞞，我今日落得如此田地，皆是因為我太玄聖地出了叛徒。白骨宗早已得知我的行蹤，設下埋伏。方才死的那三人不過是負責合圍的雜魚，真正追殺我的……是白骨宗的長老，金丹期修士『血面老祖』。」

提起「血面老祖」四個字，冷清秋的眼中閃過一抹深切的恐懼。

金丹期，那是在整個大乾王朝北境都足以開宗立派、橫行一方的道家大能！金丹一出，靈力化海，絕非築基期可以比擬。

「血面老祖此刻恐怕已封鎖了指月山的外圍，正循著我的氣息趕來。」冷清秋

深吸一口氣，對著了凡深深一揖。

「大師救命之恩，清秋永生難忘。但金丹期修士手段通天，清秋不願連累佛門清淨地，這便離去，將那惡魔引開！」

說完，她咬了咬牙，按捺住體內尚未完全平復的真氣，轉身便欲御劍衝入夜空。

然而，還沒等她離地，一隻寬大、溫熱的手掌再次按在了她的肩膀上。

那股熟悉的、澎湃如烈日的九陽佛力微微一吐，冷清秋凝聚起來的太玄冰魄劍氣瞬間如冰雪消融，整個人再次動彈不得。

冷清秋錯愕地轉過頭：「大師，你……」

了凡微微搖頭，透過天眼通，他清晰地看到，那根連向遠方的血紅色因果線，此時正在劇烈顫動，並且正以一種不可思議的速度朝著忘憂寺蔓延而來。

伴隨而來的，是山腳下那排山倒海般湧來的滔天血光。

「來不及了。」了凡淡淡開口。

彷彿是為了印證他的話。

轟隆隆——！

原本平靜的指月山脈，陡然間劇烈顫抖起來。遠處的古木大片倒塌，一聲聲妖獸的哀鳴在夜空中迴盪。

忘憂寺上空，原本散去的烏雲再度匯聚，只是這一次，那烏雲竟然呈現出一種詭異的暗紅色，腥臭的血腥味鋪天蓋地而來，甚至將皎潔的月光都染成了血色。

「冷清秋！妳這賤人，殺了我白骨宗三名執事，還想往哪裡逃？！」

一聲如滾雷般的怒吼自天際炸響。

只見天空中血海翻湧，一名身穿血色長袍、面戴一張白骨面具的老者，踏著滾滾血浪，裹挾著恐怖的金丹期威壓，悍然降臨在忘憂寺的上空。

金丹大能，血面老祖，到了！

恐怖的威壓如泰山壓頂般砸下，忘憂寺那早已腐朽的院牆在一瞬間轟然倒塌。冷清秋臉色慘白，若非了凡暗中替她擋去了大半威壓，她此時恐怕已經跪倒在地。

「大師……」冷清秋眼中滿是絕望。

血面老祖站在血浪之上，冰冷的目光掃過下方，最終落在了凡身上，怒極反笑：

「桀桀桀，老祖我道是何人敢管白骨宗的閒事，原來是一座破廟裡的臭禿驢！看來，今日這指月山，注定要多一座血塚了！」

面對天空中那威壓滔天的金丹大能。

了凡不緊不慢地彎下腰，將腳邊那三枚魔修留下的儲物袋撿了起來，塞進自己的袈裟袖袍裡。

隨後，他抬起頭，天眼通瞬間運轉。

在了凡的視線中，這位血面老祖的頭頂，黑霧滔天，冤魂繚繞。那一條條因果線中，沾染了成千上萬凡人的鮮血，業力之深重，近乎化作實質。

看著那滔天的黑氣，了凡腦海中的【功德因果輪迴盤】開始瘋狂顫動，發出極度渴望的共鳴。

了凡見狀，嘴角不禁微微上揚，雙手合十，低眉垂眼地宣了一聲佛號：

「阿彌陀佛。」

「善哉善哉。血面施主，你身上的罪孽太深，佛祖看了都搖頭。今日，便讓貧僧來為你拔除業障……物理超度吧。」

《佛系修仙傳》第 05 章：一城因果，大悲下山

轟！！！！

指月山巔，爆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

血面老祖那引以為傲的金丹期血海，在了凡那踏入「蓮海境」後的恐怖龍象神力面前，就像是脆弱的琉璃，被一掌生生拍得粉碎。

「啊——！你這不是道家法力！你到底是何方神聖？！」

血面老祖戴著的白骨面具當場崩碎，露出一張滿是驚恐與鮮血的蒼老面孔。他

整個人被大光明神掌的餘威從半空中死死拍進了忘憂寺的大院地底，砸出了一個足足有數丈深的人形巨坑。

他渾身骨骼盡碎，金丹暗淡，驚恐地看著那個緩緩飄落、身上連一粒塵埃都沒沾上的清秀小和尚。

「阿彌陀佛。」

了凡單手執禮，低眉垂眼地站在坑邊，聲音平靜如水：「小僧說了，小僧只是個掃地僧。血面施主，你的業障，該清了。」

話音未落，了凡屈指一彈，一道至純的九陽佛力化作金色流光，瞬間穿透了血面老祖的眉心，將其殘存的神魂與罪惡一生，徹底淨化。

金丹大能，血面老祖，伏誅！

【叮！物理超度金丹期魔修一名，挽救無數潛在生靈，化解莫大業障！】

【獲得功德值：10000 點！】

【當前總功德值：22990/10000】

【提示：識海中一品功德寶蓮徹底穩固，正朝二品進化！】

聽著腦海中的梵音，了凡神色淡然。他熟練地揮了揮袖袍，將血面老祖死後留

下的那枚最高級的「血玉儲物袋」吸入手掌。

一旁的冷清秋此時早已麻木了。

那可是金丹期大能啊！在北境足以橫著走的存在，竟然被這個小和尚兩巴掌就拍成了死狗？她甚至懷疑，眼前的了凡是不是西方淨土某位不修靈氣、專修肉身的佛門大阿羅漢遊戲人間。

「大、大師……」冷清秋走上前，聲音帶著一絲顫抖。

了凡沒有說話，而是將神識探入那枚血玉儲物袋中。金丹期魔修的收藏極其豐富，無數陰毒的法器、靈石堆積如山。然而，在了凡的「天眼通」注視下，這堆髒物中卻有兩樣東西散發著截然不同的因果光芒。

第一樣，是一顆足有水桶大小、通體漆黑卻隱隱傳來強烈心跳聲的巨蛋。

「那是……龍蛋？！」冷清秋探頭一看，忍不住驚呼出聲：「而且是極其罕見的古龍後裔！這血面老祖居然藏了這種寶物，不過這龍蛋上纏繞著無盡的魔道怨氣，恐怕快被煉成孽龍了！」

了凡雙眼微眯，在天眼通下，他看到這顆龍蛋雖然被血腥魔氣污染，但最核心處卻有一股不屈的祥瑞之氣在苦苦支撐。

「與我有緣。」了凡微微一笑，隨手將龍蛋收入自己的系統空間，打算日後用佛法將其超度孵化。

然而，當他的目光落在第二樣東西上時，了凡嘴角的笑容瞬間消失了。

那是一枚散發著滔天血光的黑鐵令牌——【白骨血祭令】。

當了凡的手碰觸到這枚令牌的瞬間，令牌內隱藏的一段魔門密信頓時在虛空中投影出來，那是白骨宗宗主的親筆密令：

『血面，太玄聖女若抓不到便罷。七日之內，務必配合其餘三路長老，啟動「萬靈白骨大陣」，血祭北境「黑岩城」三十萬平民百姓，凝聚白骨血丹，助本座突破元嬰大圓滿！不得有誤！』

空中血紅的字跡扭曲變形，散發著令人作嘔的血腥味。

「什麼？！血祭黑岩城？！」

冷清秋看到這行字，俏臉瞬間慘白，美眸中湧出無盡的憤怒與驚駭：「黑岩城是大乾北境的重要城池，裡面有三十萬毫無修為的無辜百姓！白骨宗這群瘋子，竟然為了突破境界，要屠戮一整座城？！」

她猛地轉頭看向了凡，有些焦急地說道：「大師，黑岩城危在旦夕！我必須立刻趕回太玄聖地搬救兵，可黑岩城距離聖地千里之遙，以我的御劍速度，恐怕趕不及阻止白骨宗的先行部隊……」

冷清秋正焦急萬分，一回頭，卻發現了凡正靜靜地看著前方。

在了凡的天眼通視野裡，那枚血祭令上，隱隱浮現出一幅極其恐怖的畫面——整座黑岩城化為人間煉獄，三十萬百姓的冤魂在烈火中哭喊，那股即將形成的滔天業力，化作滾滾黑雲，遮天蔽日。

出家人慈悲為懷。

金剛怒目，正為此時。

「阿彌陀佛。」

了凡緩緩轉身，走向大殿，將那把用了三年的破竹笏帶整齊地靠在牆邊。隨後，他對著那尊斑駁的泥塑佛像雙手合十，深深一拜。

「弟子了凡，今日暫別忘憂寺。」

當他再次轉過身面對冷清秋時，他的眼中沒有了平日裡的慵懶與淡然，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普渡眾生的巍峨與決絕。

「冷施主，不必去太玄聖地搬救兵了。」

了凡扯了扯身上的袈裟，淡淡開口，聲音卻如洪鐘大呂般激盪在指月山巔：

「三十萬條人命，這因果太大，佛祖管不了。今日，便由貧僧下山，去管一管。」

冷清秋看著月光下散發著淡淡佛光的小和尚，心頭狂震，一股莫名的熱血瞬間湧上心頭，咬牙道：「好！大師，清秋願陪大師走這一遭，誓死阻止魔道血祭！」

這一夜，忘憂寺的大門再度關上。

一個身穿百補袈裟的小和尚，與一位白衣勝雪的道門聖女，肩並著肩，踏著指月山的晨光，毅然走入了那仙魔亂舞的滾滾紅塵之中。

《佛系修仙傳》第 06 章：一碗素齋，天道法則

從指月山前往黑岩城，約有七日路程。

冷清秋本以為這一路上將會是驚心動魄、日夜兼程的生死時速。她甚至做好了透支真元、御劍到吐血的心理準備。

然而，下山之後，了凡的表現卻讓她大跌眼鏡。

這小和尚不慌不忙，甚至連步子都邁得不緊不慢。每走上好幾個時辰，只要看到好山好水，他便會停下腳步，單手執禮道：「冷施主，午齋時間到了，貧僧生個火。」

「大師，黑岩城危在旦夕，我們這樣……真的來得及嗎？」

第三天傍晚，在一處不知名的清澈溪流邊，冷清秋看著正在熟練搭建石灶的了凡，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了凡一邊往石灶裡添柴，一邊微微一笑，雙眸深處有金芒閃爍——那是天眼通。

「冷施主，因果未至，急亦無用。白骨宗的『萬靈白骨大陣』需要特定的陰月陰時方能啟動，距離此時還有四日。我們在陣啟之前趕到便可。若是因焦躁而

亂了佛心，才是著了魔道的道。」

了凡說完，從百補袈裟那彷彿無底洞般的袖袍裡，掏出了一口洗得發亮的黑鐵大鍋。

接著，他又陸續拿出了幾株在指月山順手採摘的野菇、幾顆凡俗常見的青菜，以及一小包不知名的粗鹽。

冷清秋嘆了口氣，只得按捺住焦急的情緒，盤溪坐在一旁療傷。在她看來，佛門修士雖然肉身無敵，但終究太過古板，這荒郊野外的粗茶淡飯，連靈氣都沒有，對修仙者而言不過是滿足口腹之欲的廢物罷了。

然而，一炷香的時間過去了。

「咕嘟……咕嘟……」

石灶上的黑鐵大鍋裡，泉水開始沸騰。

突然之間，一股無法用言語形容的異香，毫無預警地自那口黑鐵大鍋中爆發開來！

那香氣極其奇特，既有林間草木的清透，又帶著一種讓人靈魂顫慄的祥和之

意。冷清秋本已辟穀多年，此時聞到這股香味，肚子竟然不爭氣地「咕嚕」叫了一聲。

她震驚地睜開眼，看向那口黑鐵鍋。

只見鍋中沸騰的素菜湯裡，竟然隱隱有淡淡的金光吞吐，那一株株普通的野菇和青菜，在了凡用《九陽佛力》化作溫火的烹飪下，表面竟然浮現出了一條條玄奧無比的紋路。

「那是……」冷清秋美眸圓睜，徹底失聲：「天道法則？！這怎麼可能？！」

身為太玄聖女，她曾有幸品嚐過聖地老祖親手烹飪的「九轉靈藥膳」，那可是用萬年靈藥、配合仙家真火熬製天靈地煞而成。

可眼前這小和尚，用的不過是最尋常的凡俗青菜，甚至連靈藥都算不上，可為什麼鍋裡會演化出連金丹大能都夢寐以求的「天道自然法則」？！

「冷施主，素齋粗鄙，還請品嚐。」

了凡用竹筷夾起一碗熱氣騰騰的素湯，遞到冷清秋面前。

冷清秋呆呆地接過碗，那湯水碧綠清澈，裡面倒映著天上的明月，隱隱約約間，

她甚至在湯的表面看到了一朵微小的金色蓮花虛影一閃而逝。

她鬼使神差地喝了一小口。

轟！！！！

湯水入喉的瞬間，冷清秋整個人如遭雷擊。

那不是普通的熱流，那是化作實質的天道禪理！

一瞬間，冷清秋彷彿看到了一尊古佛在菩提樹下枯坐，萬物榮枯、四季輪轉、天地自然的奧妙在她的腦海中瘋狂演化。她那原本因為強行突破而留下的經脈暗傷，在這股力量的洗滌下瞬間完好如初。

更恐怖的是，她體內那顆原本有些虛浮的金丹，在這一刻竟然瘋狂旋轉，純淨的道家靈力如潮水般暴漲！

築基期大圓滿……破！

半步金丹……破！

噲！

一聲清脆的劍鳴自冷清秋體內響起，她的頭頂隱隱有一尊縮小版的太玄冰魄劍影凝聚。

僅僅喝了一口素湯，她竟然直接摸到了金丹期的門檻！

「這……這不是做菜……這是言傳身教，這是以食入道啊！」冷清秋捧著碗的手瘋狂顫抖，看向了凡的眼神已經不是敬畏了，而是近乎看神明一般的狂熱與崇拜。

修仙界為了一絲法則碎片打得頭破血流，眼前的神祕小和尚，居然隨手煮碗素湯就能賜予旁人天道法則？！

「大師……您到底是何方神聖？」冷清秋的聲音帶著一絲哭腔，這反差太大了。

了凡此時正美滋滋地喝著自己的那碗湯，聽聞此言，有些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

「施主著相了。貧僧不過是在做菜時，心中默唸了幾遍《大悲咒》與《心經》，將那山川草木的因果化入湯中罷了。多吃蔬菜，對身體好。」

了凡一邊說著，一邊在腦海中看著系統面版。

【叮！冷清秋吃下「因果天道齋」，對佛法產生大崇拜，因果線大幅加深！】

【獲得功德值：2000 點！】

【當前總功德值：24990/10000】

了凡滿意地下嚥。做菜不僅能滿足口腹之欲，還能漲功德，這下山的旅程，倒也是頗為有趣。

不過，了凡在喝湯的同時，袖袍裡那顆漆黑的龍蛋，此時也在瘋狂地顫動著。蛋殼表面那些被魔氣污染的紋路，在這幾天了凡做菜時溢散的佛光溫養下，已經徹底化為了純淨的暗金色。

隱隱約約間，一聲稚嫩卻威嚴無比的龍吟，從系統空間的龍蛋深處傳了出來。

了凡微微一笑，摸了摸衣袖。

「小家伙，別急。等到了黑岩城，貧僧便送你一場出世的造化。」

《佛系修仙傳》第 07 章：放下屠刀，或者聽貧僧講道理

第四日，指月山脈與北境平原的交界處。

黑岩城巍峨的輪廓已隱隱可見，但此時整座城池的上空，已經被一層淡淡的血色霧氣籠罩，宛如一隻即將甦醒的遠古巨獸。

在黑岩城外十里的官道上，正駐紮著一支白骨宗的先鋒部隊。

「快點！把這幾百個凡人奴隸押過去填陣眼！耽誤了宗主的大事，老子把你們的皮扒下來做白骨幡！」

一名身穿黑衣、實力在煉氣期九層的白骨宗小隊長，正揮舞著帶刺的骨鞭，瘋狂抽打著一群衣衫襤褸、哭喊連天的凡人百姓。

十幾名白骨宗的底層嘍囉在周圍獰笑著，眼中滿是對凡人生命的漠視。

「住手。」

突然，一聲溫和的佛號在官道上響起。

白骨宗小隊長動作一頓，與眾嘍囉齊齊轉頭看去。只見遠處的塵土中，一個身穿補丁袈裟的清秀小和尚，正和一位白衣勝雪的絕美女修並肩走來。

「哟？一個禿驢，帶了一個道門小妞？」小隊長先是一愣，隨即哈哈大笑：「兄弟們，看來今天有口福了，這小妞長得真水靈，抓起來獻給長老！」

一旁的冷清秋美眸一寒，太玄冰魄劍瞬間就要出鞘。這幾天喝了了凡的法則素湯，她已是半步金丹，殺這群煉氣期的雜魚不過是一秒鐘的事。

然而，了凡卻伸手攔住了她。

「冷施主，上天有好生之德。大魔頭冥頑不靈，需用雷霆手段；但這幾位施主修為尚淺，想必只是誤入歧途。佛渡有緣人，且讓貧僧勸他們回頭是岸。」

了凡雙手合十，踏前一步，一臉慈悲地看著那群白骨宗嘍囉。

冷清秋愣了一下。大師之前拍死枯骨三煞和血面老祖時，可是一巴掌一個啊，怎麼今天突然轉性，要跟魔道講道理了？

小隊長冷笑一聲：「講道理？禿驢，去地府跟閻王講吧！給我殺了他！」

三名煉氣期五層的嘍囉獰笑著衝了上來，手中大刀魔氣森森。

了凡站在原地，動也不動，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氣，隨後，他的嘴唇開始快速開合。

一陣奇特、密集的梵音，如同天降銀河般，瞬間籠罩了方圓百丈。

「阿彌陀佛，各位善男子，佛陀於《十善業道經》說道：當知菩薩有一法，能斷一切諸惡道苦。何等為一？謂於晝夜常念思惟觀察善法，令諸善法念念增長，不容毫分不善間雜，是即能令諸惡永斷善法圓滿。常得親近諸佛菩薩及餘聖眾。……。此法即是十善業道，何等為十？謂能永離殺生、偷盜、邪行、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

「…… ……」

聽見了凡和尚引經據典，跟一群惡人講如何做善事！？冷清秋呆住了。那群凡人百姓也傻眼了。

而那三個衝到一半的白骨宗嘍囉，卻整個人直接僵在了半空中。

了凡的聲音並不大，但內含蓮海境的浩瀚佛力，那一個個字化作實質的金色梵文，像是有生命一樣，瘋狂地往他們的耳朵裡、腦海裡、甚至是全身毛孔裡鑽！

「啊……別說了……」一名嘍囉痛苦地捂住耳朵。

但沒用！那聲音直接在他們的識海裡開啟了立體環繞音效，無限循環！

「各位善男子，若離殺生，即得成就十離惱法。何等為十？一於諸眾生普施無畏，二常於眾生起大慈心，。三永斷一切瞋恚習氣，四身常無病，五壽命長遠，六恒為非人之所守護，七常無惡夢寢覺快樂，八滅除怨結眾怨自解，九無惡道怖，十命終生天。」

噗哈！

那名捂着耳朵的嘍囉，在聽了 了凡和尚 敦敦教誨講大道理之後，體內魔氣瞬間逆衝，一口老血狂噴而出，整個人跪倒在地，不停地叩頭求饒。

「大師！求求你別說了！我放人！我把凡人都放了！」他崩潰地跪在地上，一邊大哭一邊狂扇自己耳光，眼淚鼻涕流了一地。

了凡神色變得如母親般和藹慈祥：「善哉 善哉，善男子，你能改過向善，洗心革面，從此之後當個安分守己的好人，那真的是太好了！」

噗嗤——！

這群小嘍囉丹田內的魔氣竟然被了凡「說」得煙消雲散，修為盡失，化作了一個普通人，從此再也沒有能力欺壓百姓了。

冷清秋站在後方，看著滿地跪倒求饒、痛哭流涕的白骨宗修士，整個人陷入了深深的震撼與呆滯。

她看著了凡那張清秀、帶著慈悲微笑的臉龐，突然覺得……了凡大師的「慈悲講道理」，雖然看著十分奇異，但是能夠留惡人一條性命，倒真是應了那句「上天有好生之德」呀！

【叮！用梵音引導惡人懺悔，精神超度嘍囉十二名！】

【獲得功德值：1200 點！】

【當前總功德值：26190/10000】

了凡雙手合十：「善哉，善哉。冷施主，你看，佛法果然能感化世人。我們進黑岩城吧。」

《佛系修仙傳》第 08 章：黑檀觀音，顯聖南海

黑岩城。

這座昔日熙熙攘攘的北境大城，此刻已被一層濃郁如墨的暗紅色血霧徹底籠罩。城門緊閉，城牆上隱隱有無數白骨符文閃爍，三十萬凡人百姓被困在城中，哭喊聲、絕望的祈禱聲匯聚成一片，卻穿透不出這死寂的魔陣。

黑岩城中央的虛空中，四名身穿白骨骷髏長袍的老者分立四方，正瘋狂地朝著下方的一座白骨巨鼎灌注魔力。

他們便是白骨宗的另外三位金丹期長老，以及白骨宗的副宗主——半步元嬰強者，骨枯老人。

「血面那傢伙怎麼還沒到？陰月陰時馬上就要到了，『萬靈白骨大陣』只差他那一路的生靈血氣就能徹底激活！」骨枯老人一邊操控著陣法，一邊不耐地怒喝。

「副宗主，血面長老恐怕來不了了。」

突然，一聲平靜、祥和，卻宛如晨鐘暮鼓般的聲音，穿透了重重血霧，清晰地
在黑岩城上空盪開。

「誰?!」

骨枯老人四人臉色猛地一變，齊齊轉頭看去。

只見漫天血霧之中，一頭銀色長髮隨風飄揚的清清秋手持冰魄劍，面容冷冽地踏空而來。而在她的身旁，一個身披百補袈裟、赤著雙足的清秀小和尚，正面色慈悲地看著他們。

小和尚的背上，不知何時竟背負著一個半人高、古樸滄桑的青銅經匣。

「太玄聖女？還有一個小和尚？」一名白骨宗長老瞳孔一縮，隨即厲聲道：「血面奉命去抓妳，既然妳出現在這，看來血面已經遭了妳們太玄聖地的暗算！」

「幾位施主，血面施主業障已滿，貧僧已送他去往極樂。」了凡雙手合十，低眉垂眼地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四位施主，這三十萬百姓皆是血肉之軀，背後是三十萬個家庭。聽貧僧一句勸，散了這大陣，放下屠刀，回頭是岸。」

「哈哈哈哈！回頭是岸？」

骨枯老人像是聽到了世上最好笑的笑話，慘白的臉上滿是猙獰與狂妄：

「臭禿驢，我等修仙之人，逆天改命！只要煉了這三十萬凡人，宗主便能突破元嬰大圓滿，白骨宗便能稱霸北境！凡人如螻蟻，能為我等仙途獻祭，是他們的福氣！你一個連靈力都沒有的凡人和尚，也敢來管我魔門白骨宗的閒事？！給我死！」

話音未落，其餘三名金丹期長老同時暴起，身形化作三道恐怖的百丈血芒，裹挾著撕裂虛空的金丹期威壓，帶著漫天厲鬼哭號，品字形直撲了凡！

三大金丹聯手，風雲變色，整片天空似乎都要塌陷下來。

「大師小心！」冷清秋俏臉煞白，手中冰魄劍光芒大作，正欲拼死一搏。

然而，了凡卻只是輕輕嘆了一口氣。

「善哉，善哉。冥頑不靈，當有此劫。」

了凡緩緩解開胸前的佛結，將背後的古樸青銅經匣放在虛空之中。他神色肅穆，眼中「天眼通」的金芒璀璨如烈日，一眼便看穿了眼前這四人身上背負的那幾乎化作實質、遮天蔽日的黑色冤孽血光。

「今日，忘憂寺弟子了凡，恭請觀音顯聖，淨化世間罪孽。」

了凡一指點在青銅經匣之上。

喀嚓一聲。

傳承了千年的古老經匣轟然打開，沒有驚天動地的爆炸，也沒有刺眼的強光，只有一縷淡淡的、帶著無盡清香的紫竹異香，瞬間席捲了整座黑岩城。

只見一尊高約一尺、通體由黑檀木雕刻而成的觀音菩薩像，緩緩從經匣中懸浮而起。那雕工古樸，歲月在黑檀木上留下了斑駁的痕跡，但觀音像的面容卻無比慈祥，低眉垂眼，彷彿在憐憫著世間一切苦難。

噲——！

當黑檀觀音像升空的那一瞬，整片暗紅色的天空，陡然間靜止了。

那衝到半空中的三名金丹期長老，整個人竟然被一股無法抗拒的浩瀚佛光死死定在了虛空中，連一根手指都動彈不得。

緊接著，天空中響起了宏大無邊、響徹九霄的梵音天樂。

「唵嘛呢叭迷吽——！」了凡口誦觀音心咒。

大雨停歇，血霧消散。

在冷清秋、骨枯老人以及黑岩城三十萬百姓震撼到失去言語能力的目光中，那尊黑檀觀音像的背後，竟然撕裂了虛空，浮現出了一尊遮天蔽日、高達萬丈的觀世音菩薩白衣化身顯聖！

那大慈大悲的法相佇立於天地之間，腦後功德佛光如十二輪烈日交織，普照世間。

菩薩手中淨瓶微微傾斜，一滴閃爍著七彩神芒的楊枝甘露悄然滴落。

嘩啦——！

甘露化作漫天祥瑞之雨灑落。黑岩城那歹毒無比的「萬靈白骨大陣」在觸碰到這甘露的瞬間，如同陽光下的殘雪，連一秒鐘都沒撐住，瞬間灰飛煙滅，化作了滿天祥雲。城中三十萬凡人百姓原本被吸食的精氣在這一刻瞬間恢復，無數重病、殘疾之人更是在沐浴佛雨後當場痊癒。

「佛祖顯靈了！觀音菩薩救命啊！」

「叩見觀音菩薩！叩見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黑岩城內，三十萬百姓跪倒一片，哭聲與感激之聲震耳欲聾，香火信仰之力化

作實質的金光直衝雲霄。

而天空中，那不可一世的骨枯老人等四名魔道高層，此時體內的魔功早已被佛光徹底消融。他們身上的白骨長袍化作飛灰，取而代之的，是四套粗布麻衣。

他們的眼中不再有嗜血與瘋狂，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茫然與清明。

萬丈觀音法相玉手輕輕一揮，虛空中陡然出現了一片充滿了神聖紫竹林的玄妙空間——傳說中的南海普陀山。

「四位施主，你們罪孽深重，本當落入阿鼻地獄。今日菩薩慈悲，免你們形神俱滅之苦。且隨菩薩前往南海紫竹林，日夜誦經懺悔，洗滌一身罪業吧。」了凡雙手合十，面色祥和。

骨枯老人四人此時面帶解脫之色，雙手合十，對著了凡與觀音法相深深一揖，隨後順著那道佛光，緩緩飛入了那片神祕的南海紫竹林空間之中，消失不見。

虛空中，萬丈法相漸漸淡去，黑檀觀音像平穩地落回了青銅經匣內。

大乾北境的一場驚天浩劫，在這一刻，消弭於無形。

【叮！恭請觀音顯聖，拯救三十萬平民百姓，功德無量！】

【獲得功德值：300,000 點！】

【當前總功德值：326,190/100000】

【提示：檢測到宿主功德值產生驚天暴漲！識海中二品功德寶蓮瞬間圓滿，正快速凝聚三品、四品、五品功德寶蓮……！】

【提示：恭喜宿主突破蓮海境，晉升佛系第三大境——觀山境！】

了凡聽著腦海中幾乎要炸開的系統提示音，神色依終保持著高僧的超然與淡定。他緩緩背起青銅經匣，轉過頭，看向一旁早已雙膝跪地、滿臉狂熱崇拜的太玄聖女冷清秋。

「冷施主，因果已了，黑岩城無恙了。」

《佛系修仙傳》第 09 章：龍子化形，廣目天王贈鼓

黑岩城浩劫已了，三十萬百姓得救。了凡並未在城中多做逗留，婉拒了全城百姓的瘋狂膜拜，帶著冷清秋，心念一動。

佛系第三大境——觀山境！

了凡甚至沒有動用法力，僅憑強大無匹的心識念力，腳下便平地升起一縷祥和的白雲，托著他與冷清秋御空而起，化作一道佛光，頃刻間便回到了指月山忘憂寺。

一回到古寺，了凡便進了大殿，從系統空間中取出了那顆吸收了三十萬百姓信仰與浩瀚佛光的古龍蛋。

此時的龍蛋，通體散發著大圓滿的暗金色佛芒。

「喀嚓……」

一聲清脆的裂紋聲在寂靜的大殿內響起。

冷清秋緊張地屏住呼吸。那可是古龍後裔啊！出生時定會伴隨著撕裂天地的狂暴龍威，說不定會把整座忘憂寺夷為平地！

然而，預想中的惡龍咆哮並未出現。

蛋殼寸寸碎裂，金光散去後，地上竟然沒有幼龍，反而坐著一個約莫七歲大、白白胖胖的小男孩。他頭頂長著兩隻玲瓏剔透的金色小龍角，一雙大眼睛清澈無比，正一眨一眨地看著了凡。

小男孩一看到了凡腦後的功德佛光，立刻翻身跪倒，奶聲奶氣地叩頭：

「弟子拜見師父！」

冷清秋在一旁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開、開局就直接化形？！這龍族的血脈高貴到了何等恐怖的境界？！」

了凡微笑著點了點頭，眼中天眼通運轉，看到這小傢伙身世乾淨，佛緣深厚，便伸手摸了摸他的小龍角。

「善哉，善哉...既然有緣入我佛門，成為我了凡和尚的徒弟，那師父就為你取個法名...善財！」

「善財...善財...謝謝師父！」善財高興地拍著小手。

接下來的幾天，忘憂寺裡多了幾分歡聲笑語。善財這小傢伙雖然天資聰穎，每天跟著了凡靜坐誦經，但他體內那股屬於龍族的活潑天性卻怎麼也藏不住。

尤其是，他特別喜歡打鼓。

每天早課敲晨鐘暮鼓時，這小傢伙總是興奮地圍著那面破舊的大鼓轉，拿著兩

根木槌「咚咚咚」地亂敲一通。

這天下午，夕陽西下。

善財一邊敲著破鼓，一邊苦著小臉對了凡撒嬌：「師父，這破鼓一點聲音都沒有，一點都不威風！龍族不是能掌控風雷嗎？為什麼弟子怎麼敲，都敲不出風雷的感覺呀？」

一旁的冷清秋聽了，忍不住失笑。這傻孩子，那不過是凡俗的牛皮鼓，哪裡承載得了真龍的風雷天賦？

了凡緩緩睜開眼，看著一臉求知慾的善財，溫和一笑。

「善財，著相了。世間萬物，皆有法音。鼓聲，即是天地的心跳。看好了，為師今日便為你演示，何為佛門的風雷雨電。」

了凡站起身，走到那面快要爛掉的舊鼓前。他隨手接過善財手裡的兩根普通木槌，神色在一瞬間變得無比肅穆。

「第一槌，觀想『風』起。」

了凡輕輕一擊。

咚！

沉悶的鼓聲響起。剎那間，原本晴朗的指月山巔，狂風大作！那不是普通的山風，而是化作實質的金色罡風，呼嘯間撕裂虛空，卻溫柔地繞過了忘憂寺的每一處草木。

「第二槌，心動『雷』驚。」

咚！！

了凡反手又是一槌。這一聲鼓聲，宛如洪鐘大呂。

剎那間，整片指月山脈的上空，雷雲滾滾！無數道暗金色的九天神雷在黑雲中如巨龍般翻滾咆哮，方圓百里的妖獸在這一刻全部嚇得趴在地底，瘋狂顫抖。

「第三槌，慈悲『雨』落；第四槌，大光明『電』照！」

咚！咚！

了凡連敲兩記。

剎那間，漫天金色的佛雨化作甘露灑落人間，伴隨著一道道照亮了整片大乾北境天空的金色佛電，神聖、威嚴、震撼到了極致！

冷清秋已經徹底看傻了，兩根普通的木槌，一面破爛的牛皮鼓，在了凡大師手裡，竟然生生演奏出了一場溝通天地法則的造化神蹟！

而就在這時，天空中那漫天的風雷雨電，竟然在同一時間靜止了。

一道神聖無比、高達萬丈的赤色神芒撕裂了九霄雷雲。

在冷清秋和善財震撼的目光中，一位身穿甲冑、神威赫赫、右手纏繞著一條游空赤龍的古老神祇化身，踩著五彩祥雲，自天界緩緩降臨。

佛教四大天王之一——西方廣目天王！

廣目天王那宛如神山般的法相俯視著忘憂寺，最終目光落在了凡身上，眼中閃過一抹讚許。隨後，祂看向正張大嘴巴的善財，洪亮的聲音響徹天地：

「善哉！此子身具真龍血脈，又皈依佛門正宗。今日感應本尊下凡，特賜汝佛門護法神兵——【昊天鼓】！」

廣目天王伸手一揮。

一座通體由太古神銅打造、四周雕刻著諸天神龍浮雕、散發著毀天滅地般風雷法力的神鼓，自天界轟然落下，穩穩地落在了善財的面前。

隨後，廣目天王的法相漸漸淡去，漫天雷雲散盡，復歸清明。

「哇！神鼓！好威風的鼓！」

善財高興得一把抱住那面散發著恐怖神威的【昊天鼓】，愛不釋手。

一旁的冷清秋，此時擦了擦額頭上的冷汗，看著那面超越了修仙界所有頂級法寶範疇的「天王神兵」，又看了看一臉淡然、正把木槌還給徒弟的了凡大師。

她心中不禁生起羨慕的念頭：

「善財這超級幸運徒弟跟著 了凡師父，不僅天天有天道素湯喝……這隨手打個鼓，還真能把天界的神仙給招請下來送裝備啊！」

聖女冷清秋立刻拉著了凡的袖子說：「拜託！拜託！了凡大師...你陪我去九幽秘境尋寶...好不好嘛！？」

《佛系修仙傳》第 10 章：秘境拆遷隊，搬空九幽

「大師，九幽秘境乃是百萬年前上古大能隕落所化，裡面自成一界，兇險萬分，但也孕育了無數外界絕跡的仙草與靈脈……」

九幽秘境入口處，漫天罡風肆虐，冷清秋一邊祭出法寶抵禦罡風，一邊神色凝重地跟了凡科普。

然而，她一轉頭，卻看著了凡大師正一臉祥和地牽著七歲的善財。善財脖子上掛著縮小版的【昊天鼓】，嘴裡還叨著一根了凡一路上給他做的「天道法則糖葫蘆」，正蹦蹦跳跳，哪有一絲面對未知秘境的緊張？

「大師，我們進去後切記要小心那些守護天材地寶的萬年妖獸……」

「師父！師父！我感應到了！」

冷清秋話還沒說完，善財一雙大眼睛陡然一亮，小鼻子用力嗅了嗅，指著秘境東南方興奮地大喊：「那邊地底下有一條好大好大的亮晶晶的大辣條！還有好多香噴噴的草草！」

了凡微微一笑，摸了摸善財的龍角：「善財，那叫極品靈脈與萬年靈藥。去吧，既然與我佛有緣，便帶它們回忘憂寺聽經聞法。」

「好咧！」

接下來的幾個月，冷清秋的世界觀被徹底震碎了。

她本以為這會是一場血雨腥風的奪寶大戰，可結果.....這哪裡是尋寶？這簡直就是「拆遷隊進貨」啊！

每到一處藏寶地，那些實力堪比元嬰期、凶殘暴戾的守護妖獸剛一露頭，善財便會不耐煩地瞪起大眼睛，一股屬於上古真龍的恐怖血脈威壓橫掃而出。

「吼.....（汪！）」

原本威風八面的萬年妖獸，在真龍血脈面前當場嚇得四腳朝天，瑟瑟發抖地跪在地上，眼睜睜看著那個小龍崽子撅著屁股，把牠們守護了幾萬年的靈藥一株株連根拔起。

遇到體積龐大、深埋地底的「極品九幽靈脈」，善財搬不動，了凡大師便會緩緩上前。

佛系第三大境——觀山境，念力搬山！

了凡雙手合十，口誦佛號，浩瀚的念力化作一隻金色佛手，深入大地。轟隆隆一聲巨響，長達數十里的極品靈脈，竟被了凡像拔蘿蔔一樣生生從地底整條拔了出來，隨手一揮，便收入了系統的掌中佛國空間。

「這株萬年九幽九品蓮，帶走。」「這條能產出極品靈石的玄陰靈脈，帶走。」

「這片生長了十萬年的悟道竹林……善財，拿鏟子來，連土一起挖走！」

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了。

昔日大乾修仙界人人敬畏、充滿了神祕與危險的九幽秘境，此刻呈現出一片詭異的荒涼。

放眼望去，地皮被生生刮去了三尺，靈山被搬空了，靈泉被抽乾了，連地底的靈脈都被挖得千瘡百孔。那些原本高高在上的秘境妖獸們，此刻正聚在一起抱頭痛哭，牠們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土匪的和尚！

當了凡小隊終於踏出秘境的那一天，整個九幽秘境劇烈震動，隨後光芒暗淡，竟然因為核心靈氣被徹底抽乾，直接降級成了一個毫無靈氣的普通凡俗山谷。

而大乾北境的指月山，卻在同一時間發生了驚天異變。

轟隆隆——！

忘憂寺的後山，陡然間拔地而起數座萬丈神山，十幾條極品靈脈在山體內瘋狂咆哮，無盡的仙霧靈氣化作仙鶴瑞獸在空中飛舞。無數在外面足以引發滅宗大戰的萬年靈藥、悟道竹林，此時像雜草一樣漫山遍野地生長。

原本普普通通的指月山，在一夜之間，跨越了無數門派百萬年的累積，直接成了整個人界最強大的頂級洞天福地——「忘憂寺後山」！

冷清秋站在忘憂寺門口，看著眼前這幕神蹟，整個人已經震驚到失去了思考能力。

她僵硬地轉過頭，看著正在後山熟練地把九幽秘境特產的「玄陰靈泉」倒進菜園子裡澆菜的了凡大師，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白骨宗要是知道他們拼死拼活想煉化一城百姓來突破，而了凡大師出門一趟就把稀世的九幽秘境給連鍋端了，估計能氣得當場吐血！

就在這時，了凡倒完水，忽然心有所感，轉頭看向正一臉麻木的清冷秋。

「冷施主，這幾月辛苦妳陪同。如今後山初成，因果流轉，小僧隱隱感應到……」
了凡眼神深邃，看向了後山那片剛剛栽種下去、散發著無盡靈氣的九幽神樹林
深處，「在那神樹林核心，似乎有一大因果，正等著我們去開啟。」

《佛系修仙傳》第 11 章：鳳鳴九玄，持國贈琴

忘憂寺後山，如今已是仙霧繚繞的無上聖地。

九幽秘境的萬年神林被搬遷至此後，與忘憂寺的佛門因果融合，竟然隱隱衍生
出了一片散發著淡淡金光的「菩提神林」。

此時，了凡大師正帶著冷清秋與善財，緩緩步入神林最核心。

「師父！就在前面！那裡的火法力好燙好燙，連善財的真龍之火都有些比不上
呢！」善財一隻小手牽著了凡，另一隻手抱著【昊天鼓】，指著前方一個巨大的
梧桐神巢喊道。

冷清秋定睛一看，那神巢之中，竟然靜靜地躺著一顆通體赤紅、表面流轉著九彩涅槃神火的古老巨蛋。

「那是……傳說中的神獸鳳凰蛋？！」冷清秋忍不住再次倒吸一口冷氣。

這九幽秘境被搬空也就算了，居然連百萬年不曾現世的上古鳳凰傳承，都一併被「打包」帶回了忘憂寺後山？大師這運氣，簡直連天道都要嫉妒！

「阿彌陀佛，一龍一鳳，皆是緣法。」

了凡大師微微一笑，緩步走上前。此時，那顆鳳凰蛋似乎感應到了了凡身上那純淨無瑕的「觀山境」佛門念力與無量功德，蛋殼上的九彩神火陡然間大作！

喀嚓！

一聲清脆的鳳鳴穿透九霄，蛋殼寸寸碎裂。

漫天神火非但沒有燒毀一草一木，反而化作無數朵火焰蓮花在空中盛開。神火散去後，一個約莫七歲大、身穿赤色羽衣、粉雕玉琢的小女孩俏生生地站在神巢中央。她背後隱隱有兩撇小巧精緻的九彩鳳羽，一雙靈動的大眼睛帶著天然的天籟之音，正驚奇地看著周圍。

當小女孩看到了凡那張慈悲和藹的臉龐時，福至心靈，立刻提起小裙子，甜甜地跪倒在地：

「弟子拜見師父！」

「好，好。」了凡眼神溫柔，伸手撫了撫她的頭頂：「你身具鳳凰血脈，天音通透。今日入我門來，為師賜你法名，便叫『九玄』吧。」

「九玄～九玄～謝謝師父！」小女孩高興地跳了起來。

一旁的善財見狀，立刻挺起小胸膛，抱著昊天鼓湊過來，老氣橫秋地說道：「小九玄，以後我就是你大師兄了！有大師兄在，沒人敢欺負妳！」

九玄怯生生地躲到了凡袈裟後面，有些好奇地看著善財抱著的鼓，奶聲奶氣地說：「大師兄，你那個鼓敲起來好吵呀……九玄不喜歡打鼓，九玄喜歡唱歌！」

「唱歌？」善財抓了抓龍角，一臉疑惑。

了凡看著天真爛漫的九玄，眼中佛光流轉。他知道鳳凰一族天生便能溝通天地音律，鳴聲可使萬物復甦。

「九玄，音律亦是佛法。今日為師便為你演唱一曲佛門梵唄，你且體會其中的清淨與慈悲。」

了凡盤膝坐在菩提神林之下，雙手合十，緩緩閉上雙眼。

當他再次睜開眼時，一開口，宏大、空靈、神聖無比的梵唄之聲，剎那間響徹了整座指月山脈：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這是一曲正統至極的《讚佛偈》。

了凡此時已是觀山境大圓滿，他的聲音融入了無上念力與慈悲心境。那歌聲響起的瞬間，整座忘憂寺後山的靈藥開始瘋狂生長，瑞獸齊鳴。

更不可思議的是，天空之中突然下起了漫天由純粹佛力凝聚而成的金色優曇波羅花。虛空裂開，隱隱有天女手執花籃、衣袂飄飄，自天界顯聖，隨著了凡的梵唄之聲在半空中翩翩起舞，天女散花，滿山皆是清香！

「這……這是傳說中的天女獻花、天樂鳴空之瑞相啊！」

冷清秋呆立當場，只覺得神魂在這一刻被徹底洗滌，連半步金丹的瓶頸都隱隱有些鬆動。

小九玄更是聽得如癡如醉，一雙小手跟著節奏輕輕揮動，身上那屬於鳳凰的天籟神芒與佛音完美共鳴。

就在了凡最後一句梵唄落下的瞬間。

轟——！

大乾北境的東方天際，陡然間亮起了一道照亮了整個人界的青色神芒。

在滿天獻花的天女簇擁下，一位身穿白色甲冑、面容威嚴無比、雙手大印翻飛的古老神祇，自無盡東方天界降臨而來。

佛教四大天王之一——東方持國天王！

持國天王那巍峨的法相俯瞰著忘憂寺，感受到那股純正至極的讚佛天音，眼中滿是震撼與讚賞。祂看向一臉狂熱的小九玄，洪亮如雷鳴的聲音垂落世間：

「善哉！鳳凰血脈，天音皈依！本尊乃掌管東方音律護持國土之神，今日感念此方佛樂，特賜汝佛門護法神兵——【琉璃琴】！」

持國天王伸手一揮。

一柄通體由九天七寶琉璃打造、散發著無盡祥和神芒、隱隱有天籟之音環繞的絕世神琴，自九天之上轟然落下，穩穩地懸浮在九玄面前。

隨後，持國天王的法相雙手合十，對著了凡微微一揖，便化作漫天青光散去。

「哇！好漂亮的琴！謝謝天王爺爺！謝謝師父！」

九玄高興得一把抱住【琉璃琴】，隨手一撥琴弦。

鏘——！

一聲清脆的琴音盪開，與善財脖子上的【昊天鼓】隱隱產生了風雷共鳴，一時間，龍吟鳳鳴，異相紛呈。

冷清秋麻木地站在原地，看著一個抱著【昊天鼓】的小龍崽，和一個抱著【琉璃琴】的小鳳凰，正圍著了凡大師高興地轉圈圈。

她默默地擦了擦嘴角的淚水（那是羨慕的淚水）。

這忘憂寺哪裡是什麼破廟？大師兄手拿西方天王神兵，小師妹手持東方天王神兵，外加一個能隨意召喚神仙下凡、念力搬山的妖孽師父！？

《佛系修仙傳》第 12 章：古寺生活禪，偷得半日閒

九幽秘境被打包帶回後，昔日破落的忘憂寺，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一場堪稱神蹟的蛻變。

了凡大師並未動用大法力將寺廟建得金碧輝煌，在他看來，佛門淨地，講究的是個「禪」字。

於是，幾個月下來，在冷清秋和兩個小徒弟的驚嘆聲中，忘憂寺呈現出一種近乎極致的「低調奢華」。

走進古寺，原本斑駁的黃泥圍牆，如今是用九幽神林中退役的萬年悟道竹編織而成的竹籬，散發著淡淡的清香，凡人聞一口能延年益壽，修士坐其下能勘破瓶頸。

大殿前原本坑窪的泥土地，被一塊塊切割整齊的青墨色玄陰晶石鋪滿，這種在外頭一兩就能引發血案的極品晶石，在這裡只是用來防滑的防潮磚。

甚至連大殿裡那尊泥塑佛像，也被了凡用九幽最核心的「太陰神玉」重新塑造了內膽，外表依舊覆蓋著樸素的黃泥，但若有高階修士用神識掃過，定會被那神玉中溢散出的浩瀚法則生生震碎元神。

這是一座將「大巧不工」發揮到極致的仙家淨域。

「大師兄！你又偷吃師父藏在紫竹林裡的法則蜜桃！」

清晨，一聲奶聲奶氣的嬌喝打破了古寺的寧靜。

只見扎著兩個小辮子、身穿赤色羽衣的小九玄，正抱著【琉璃琴】，氣鼓鼓地攔在後山小溪邊。

在她對面，頭頂金色小龍角的善財正一臉心虛，嘴裡塞得鼓鼓囊囊的，脖子上掛著【昊天鼓】，一隻小手背在身後，含糊不清地嘟囔著：「小師妹妳別瞎說，大師兄我是在幫師父檢查蜜桃熟了沒有……大不了，分妳一半？」

說著，善財從小手裡變出一個散發著九彩神芒、咬了一口的萬年仙桃。

「哼！九玄要去告訴師父！」小九玄傲嬌地扭過頭。

「哎呀別別別，好師妹，一會兒大師兄帶妳去抓溪裡那條會唱歌的靈魚玩！」
善財趕緊拉住九玄的衣角，兩個萌娃頓時在溪邊鬧成了一團。

不遠處的菩提樹下，一塊巨大的青石上。

了凡大師正閉目盤膝而坐，身上百補袈裟一塵不染，整個人顯得無比空靈超然。聽著溪邊兩個徒弟的歡聲笑語，他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微微上揚。

「大師，請用茶。」

一陣仙霧飄過，白衣勝雪的冷清秋端著一個古樸的粗瓷茶杯，輕盈地走到跟前，恭敬地遞了過去。

若是讓太玄聖地的長老們看到自家的冰山聖女，此刻竟然心甘情願地在一個小破廟裡當端茶倒水的小丫鬟，估計眼珠子都要瞪出來。

可冷清秋自己卻過得樂不思蜀。

這茶，是用後山玄陰靈泉的源頭水，泡著九幽獨有的萬年悟道茶葉。喝一口，體內的金丹便純淨一分。在這裡待了幾個月，冷清秋不僅傷勢全好，修為更是水到渠成地穩固在了金丹期一層，甚至連道心都變得無比澄澈。

「冷施主，麻煩妳了。」了凡睜開眼，接過茶杯抿了一口，眼神溫和。

「不麻煩，能留在忘憂寺聆聽大師教誨，是清秋的好運。」冷清秋微微一笑，美眸中滿是依戀與放鬆。在這裡，沒有聖地的勾心鬥角，沒有仙魔大戰的沉重壓力，只有最純粹的寧靜。

「師父！師父！」

這時，善財和九玄像兩隻小麻雀一樣撲了過來。

善財一把抱住了凡的左腿，仰著小腦袋，龍角一晃一晃的：「師父，大師兄今天不聽話，但他答應帶我烤靈魚吃，師父也一起來好不好？」九玄則抱住了凡的右臂，直接開始告狀。

「哦？善財又調皮了？」

了凡失笑，伸手一左一右，同時將兩個小傢伙抱了起來，一邊摸了摸善財的龍角，一邊順了順九玄的小鳳羽。

「出家人不茹毛飲血，烤靈魚便罷了。不過為師今日心情甚好，一會兒用後山的靈菇和玄陰豆腐，給妳們做一鍋『佛跳牆』素齋，如何？」

「好耶！師父做的素齋最好吃了！」 「師父萬歲！」

兩個小徒弟高興得在了凡懷裡蹭來蹭去，善財甚至興奮地拍起了脖子上的昊天鼓，九玄也跟著撥弄琉璃琴，一時間，清脆的鼓聲與悠揚的琴音在忘憂寺上空迴盪，伴隨著天邊漸漸升起的朝陽，勾勒出一幅美輪美奐、溫馨無比的佛門生活卷軸。

冷清秋站在一旁，看著這一幕有愛的師徒互動，嘴角也忍不住洋溢起幸福的微笑。

這座山，這座廟，這個和尚，還有這兩個萌娃。這裡，便是這紅塵亂世中，唯一的淨土無憂鄉。

《佛系修仙傳》第 13 章：太子登門求佛渡，大悲小隊再出山

大乾王朝，西南寶瓶洲。

這片曾經商旅如織、良田萬頃的富庶大洲，如今已化作人間禁地。短短半年間，不知為何天災連綿、兵禍四起，無數橫死的怨氣與地底突如其來的暗黑物質融

合，將整整一洲之地化作了永無白日的陰暗鬼域。

大乾朝廷曾派出無數道門大宗、修仙世家前去鎮壓。可恐怖的是，那鬼域中的陰暗鬼氣竟然能無限放大修仙者心中的貪婪與瞋恨。

幾個月下來，無數築基、金丹期修士非但沒能解決問題，反而自己心魔入體，當場發狂，淪為了屠殺凡人的惡鬼。

大乾王朝，危在旦夕。

.....

大乾北境，指月山巔。

一隊身穿亮銀甲冑、氣息沉穩的皇家親衛，正護送著一頂明黃色的華麗轎輦，行進在前往忘憂寺的山路上。

轎輦內坐著的，正是大乾王朝的當今太子——李承乾。

「殿下，那北境傳聞的『了凡大師』，真有如此通天徹地之能？」轎輦外，親衛隊長低聲問道，「連太玄聖地的幾位金丹老祖都折在了寶瓶洲，一座破廟裡的小和尚，真能渡得了那億萬厲鬼？」

李承乾掀開帷幔，臉色蒼白卻眼神堅定：「黑岩城三十萬百姓親眼目睹觀音顯聖，太玄聖女更是至今留在此地修行。孤此行，是朝廷最後的希望，不可對大師無禮。」

然而，當李承乾一行人轉過山角，踏入忘憂寺範圍的那一瞬，所有人齊齊僵在了原地。

「這……這是那座傳聞中破敗不堪的忘憂寺？！」親衛隊長失聲驚呼。

放眼望去，前方的古寺被一層祥和到了極致的紫金佛光籠罩。那籬笆竟是萬年悟道竹編織而成，淡淡的清香撲鼻而來，李承乾這幾日因國事如麻而焦躁不堪的心神，竟在一瞬間平復了下來。

再看大殿前鋪設的青墨色地磚，李承乾身為皇家太子，一眼便認出那竟是修仙界可遇不可求、能穩固神魂的「玄陰晶石」！

在這裡，卻只是用來鋪地的石板？

這根本不是什麼小破廟，這是一尊隱世真佛的無上淨域！

「咚——咚——咚——」

就在這時，一陣沉悶卻隱隱夾雜著風雷之勢的鼓聲從後山傳來。李承乾一行人下意識地循聲走去，只見後山仙霧翻湧的神林前，一個頭頂金色小龍角的七歲小男孩，正抱著一面神威赫赫的青銅大鼓，敲得不亦樂乎。

「大師兄，你敲得太響啦，九玄都沒辦法唱歌了。」

一旁，一個身穿赤色羽衣、背後隱隱有九彩鳳羽閃爍的小女孩，正抱著一柄流光溢彩的琉璃短琴，有些委屈地嘟著小嘴。

而在兩個萌娃身後的青石上，一襲白衣勝雪、修為已臻金丹期的太玄聖女冷清秋，正神色恭敬地侍立在一旁。

「這、這是……西方廣目天王的【昊天鼓】和東方持國天王的【琉璃琴】？！」

李承乾雖然貴為凡俗太子，但大乾皇家藏書無數，他一眼便認出了兩個孩子手中那散發著諸天神威的護法寶器，雙腿一軟，險些當場跪倒。

神獸化形為徒！天王賜贈寶器！宗門聖女為侍！？

李承乾猛地看向坐在青石中央、那尊身穿百補袈裟、面容清秀如少年的了凡大師，心中再無半點懷疑，急忙趨前幾步，撲通一聲雙膝跪地，行了最隆重的三拜九叩大禮！

「大乾儲君李承乾，叩見了凡大師！求大師大發慈悲，救我大乾千萬黎民百姓！」

李承乾膝行上前，將寶瓶洲如今徹底淪為陰暗鬼域、生靈塗炭、連修仙者都自相殘殺的慘烈景象，帶著哭腔一五一十地訴說了出來。

了凡大師緩緩睜開雙眼。

在了凡此時「觀山境」大圓滿的天眼通注視下，他清晰地看到，大乾王朝西南方的半壁江山，此刻已被一層滔天的黑紫色業力死死籠罩，無數無辜凡人的因果線在黑暗中痛苦地抽搐、斷裂。

「阿彌陀佛。」

了凡長嘆一聲，緩緩站起身來。他轉身面向大殿內的黑檀觀音像，雙手合十，深深一揖。

「善男子，善女人。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

了凡轉過身，眼神中平日裡的慵懶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普渡眾生的巍峨與決絕：

「太子殿下請起。黑岩城三十萬人的因果，貧僧管了；這寶瓶洲億萬生靈的怨孽，貧僧師徒，今日便隨你走一遭吧。」

「謝大師！大師慈悲！」李承乾感動得熱淚盈眶。

「師父下山，善財也要去！我的昊天鼓早就想砸碎那些壞鬼了！」善財興奮地蹦了起來，小龍角一閃一閃。

「九玄也去，九玄可以用琉璃琴幫師父唱歌渡化牠們！」小九玄也抱緊了琉璃琴，眼神堅定。

冷清秋上前一步，冰魄劍發出一聲清脆的劍鳴：「清秋願為大師執劍開路！」

這一日，忘憂寺的清修暫告一段落。一個清秀的和尚、一位道門聖女、一個大乾太子，外加兩個手持天王神兵的七歲萌娃，正式組成「大悲小隊」，踏著五彩祥雲，毅然衝入了那漫天黑霧的浩瀚鬼域之中！

《佛系修仙傳》第 14 章：深入掘地三尺黑，人心百態惡鬼生

大悲小隊在太子的引路下，一路向西南疾行。

當眾人踏入寶瓶洲邊境的那一瞬，四周的天空驟然暗了下來。這裡沒有落日，只有永恆的黑紫色霧氣在翻滾，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腐爛與瞋恨的腥臭味。

「大師，這裡便是寶瓶洲了。」

太子李承乾臉色蒼白，身體止不住地顫抖。在他們前方，官道兩旁的荒野一片死寂，原本肥沃的良田此刻全都化作了一種詭異的焦黑色。

了凡大師停下腳步，蹲下身子。

他伸出白皙的手指，對著腳下的泥土輕輕一撥。

觀山境念力，掘地三尺！

轟的一聲，地表泥土被生生挖開了一道數丈深的溝壑。冷清秋和太子定睛一看，皆是倒吸一口冷氣——只見不只是地表，連地下三尺、甚至更深處的泥土，全都滲透了一種宛如活物般蠕動的暗黑物質。

那些暗黑物質散發著幽幽的黑芒，彷彿是大地長出的毒瘤。

「連地脈都被這股惡念污染了。」了凡雙手合十，眼中天眼通金芒大作，看到無數凡人的怨恨、貪欲交織在黑土之中，長嘆道：「阿彌陀佛，難怪各路修士來此皆被勾出心魔，這哪裡是鬼氣，這根本是眾生積累的瞋恚之海。」

「大師……我、我的頭好痛……」

突然，後方幾名隨行的皇家親衛發出痛苦的低吼。

只見他們的雙眼不知何時竟染上了一層嗜血的猩紅，額頭上青筋暴起。在這股無孔不入的暗黑鬼氣影響下，他們心中平日裡隱藏的嫉妒、憤怒被無限放大！

「殺了你……憑什麼你是隊長……」 「大乾要亡了，大家一起死吧！」

嗆啞！嗆啞！

幾名親衛竟猛地拔出腰間佩刀，面容猙獰地砍向身旁的同伴，眼看就要在隊伍裡上演一場血腥的自相殘殺！

「殿下小心！」親衛隊長大驚失色，正欲上前鎮壓。

「哼！壞魔鬼，敢在師父面前調皮！」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聲奶聲奶氣的冷哼陡然響起。

只見扎著天青色小龍角的善財一步踏出，小嘴一抵，脖子上的【昊天鼓】迎風暴漲！他抓起兩根太古青銅槌，對著鼓面就是狠狠一擊！

咚——！

這一聲鼓響，宛如九天神雷在眾人耳畔炸裂！

一股精純至極的真龍風雷之威化作金色漣漪，橫掃方圓百丈。那幾名發狂的親衛如遭雷擊，手中的佩刀噹啷一聲掉在地上，眼中的猩紅瞬間被這霸道無比的雷音生生震散，整個人虛脫地跪倒在地，大口喘氣。

與此同時，周圍的黑霧中傳來一陣淒厲無比的慘叫。

只見數百隻隱藏在暗處、準備伺機而動的嗜血厲鬼，在昊天鼓的震盪下，連慘叫都來不及完整發出，便紛紛化作一縷黑煙灰飛煙滅。

「大師兄威風！該九玄唱歌了！」

小九玄也不甘示弱，提著赤色羽衣上前，一雙小手優雅地撫上【琉璃琴】的七寶琴弦，輕輕一撥。

錚——悠揚的琴音如清泉流淌。

九玄深吸一口氣，跟著了凡平日教導的節奏，用那宛如天籟童音的嗓音，清脆地唱起了佛門清心梵唄：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天籟鳳鳴配合持國天王的琉璃法音，化作一道青色的結界將所有人籠罩其中。那漫天的陰暗鬼氣一碰觸到青色結界，便如同冰雪遇到烈日，發出刺耳的消融聲，再也無法侵入親衛們的神魂半分。

「呼……活過來了……」太子李承乾擦了擦滿頭冷汗，看向兩個萌娃的眼神就像看著降世的神明。

修仙界視若猛虎的幽冥鬼氣，在這兩個七歲孩子面前，居然被一鼓一琴治得死死的！

然而，大陣仗還在後頭。

似乎是感受到了神兵的威脅，前方黑沉沉的官道上，突然陰風大作。一陣排山倒海的哭喊聲傳來，只見前方的黑霧瘋狂匯聚，化作了一波足足有數千之眾的厲鬼潮！

這些厲鬼大多是死於天災人禍的普通百姓、或是神魂墮落的低階修士，此時受暗黑物質驅使，面目猙獰地衝鋒而來。

冷清秋冰魄劍瞬間出鞘，正欲上前。

「冷施主且慢。」

了凡大師緩緩上前，擋在了眾人身前。他看著那數千哭喊的厲鬼，眼中沒有厭惡，只有無盡的憐憫。

「善男子，善女人。你們本是無辜之人，受瞋恨蒙蔽，若被神兵光波震碎，便再無投胎之期。罷了，且聽貧僧講一講佛理，洗去你們的執念。」

了凡雙手合十，緩緩閉目。隨後，他的嘴唇以一種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瘋狂快速地開合起來。

一陣極其奇特、密集如銀河落九天的正統梵音，瞬間籠罩了方圓數里！

「阿彌陀佛，各位善男子、善女人，佛陀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妳們執著於生前的痛苦，這便是著了『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魔障。」

「生前種種，皆為過往，你們看這天地黑土，雖被暗黑物質污染，但妳們的心靈本是清淨的。何苦拿別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的神魂？聽貧僧一言，常念思惟觀察善法，莫讓瞋恨迷了心智。」

「…… ……」

宏大、正統、卻密集到了極致的《金剛經》佛理，化作漫天密密麻麻的金色梵文。那些梵文宛如有生命一般，精準地往數千厲鬼的耳朵和腦海裡鑽。

冷清秋呆住了。太子和親衛隊也徹底看傻了。

那數千隻原本狂暴無比、恨不得擇人而噬的厲鬼潮，在聽到這密集無比的敦敦教誨後，前衝的勢頭戛然而止，整整幾千隻鬼，居然集體僵在了原地！

「嗚嗚嗚……別說了……大師別說了……」

最前方一隻實力堪比築基期的強大厲鬼，聽著腦海裡 3D 立體環繞、無限循環

的《金剛經》，突然撲通一聲跪倒在地，瘋狂地抓著自己的鬼面，大哭起來。

「大師！我想起我娘了！我生前不該因為一碗米就怨恨鄰居的！我錯了！我真的錯了！」

「哇啊啊！原來這一切都是夢幻泡影！大師別唸了，我放下了！我身上的怨氣要化了！」

噗哈！噗哈！

在無數親衛震撼欲絕的注視下，這數千隻凶殘的厲鬼，竟然在了凡和尚「引經據典、大悲至慈」的佛理碎碎念下，一隻接一隻地跪倒在泥地裡，痛哭流涕，瘋狂懺悔。

隨著他們的痛哭，他們身上那濃郁的黑紫色鬼氣，竟然生生被了凡「說」得化作一縷縷白煙消散。

短短一炷香的時間，數千厲鬼身上的魔功與怨氣煙消雲散。他們的鬼體褪去了猙獰，恢復了生前清秀、樸素的人類模樣。

「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人，妳們能洗心革面，放下瞋恨，此去地府，定能得個好人家。去吧。」了凡神色慈祥如母親，對著滿地跪拜的眾鬼微微一笑。

喻——！

數千道解脫的魂魄對著了凡深深一揖，隨後化作滿天金色流光，順著大地的因果線，安詳地沉入地府投胎而去。

原本鬼氣森森的邊境官道，在這一刻，竟然隱隱有一道佛光穿透黑霧，照亮了方圓數里。

【叮！用梵音化解數千厲鬼瞋恨，精神超度成功！】

【獲得功德值：15000 點！】

【當前總功德值：341,190/1000,000】

了凡意猶未盡地閉上嘴，拍了拍百補袈裟上的灰塵。

一旁的冷清秋崇拜地雙眼放光，喃喃自語：「大師的『慈悲講道理』，真不愧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竟然能讓厲鬼自發散去怨氣。」

太子李承乾則是激動得渾身發抖，大喊道：「大師神蹟！大師，前方不遠就是寶瓶洲的核心鬼域了，我們快走吧！」

了凡雙手合十，看向那黑霧更深處的未知前方，眼神巍峨：

「善。徒兒們，跟緊為師，我們去會一會這鬼域的核心。」

《佛系修仙傳》第 15 章：歷盡艱險核心現，五方佛塔定乾坤

大悲小隊在漫天黑霧中不斷深入。

越往寶瓶洲的中心區域前進，四周的景象便越發驚心動魄。空氣中的陰暗鬼氣此時已經濃郁得近乎實質，化作黏稠的黑水在虛空中拉扯、蔓延。那些暗黑物質在地表瘋狂蠕動，遠遠望去，整座大洲的核心腹地，就像是一顆正在大地深處瘋狂跳動的巨大魔胎。

「吼——！」 「唉——！」

無數實力堪比金丹期、甚至是元嬰期的恐怖厲鬼與猙獰鬼獸，從四周的黑水陰影中暴戾地衝殺出來。

「大師兄，左邊交給我！」九玄清脆地喊道。「好咧！小師妹看我的！」善

財小小的身軀爆發出驚天龍吟。

面對潮水般湧來的惡鬼，兩大萌娃護法毫無懼色，神兵大顯身手！

善財雙手揮舞太古青銅槌，瘋狂擊打【昊天鼓】，一時間風雷大作，紫金色的神雷化作漫天電網，將前方百丈的鬼獸生生轟成齏粉；九玄則盤膝虛空，十指如飛，【琉璃琴】發出通天徹地的音刃，每一道琴音劃過，都帶著鳳凰神火，將無數厲鬼身上的暗黑物質燒得滋滋作響。

冷清秋同樣白衣翻飛，冰魄劍化作千百道寒芒，護住一旁的太子李承乾與親衛隊，為兩個小傢伙掠陣。

終於，在歷經重重險阻後，眾人踏上了寶瓶洲最核心的樞紐之地——「萬靈原」。

然而，眼前的景象，讓所有人面色慘白。

只見萬靈原的中央，裂開了一道綿延數十里的恐怖地淵，無窮無盡的暗黑物質正從地淵中噴湧而出。那股瞋恨與惡念實在太過龐大，不僅化作無數厲鬼在空中哀號，甚至連冷清秋與太子的耳畔，都開始響起無數個誘惑、暴戾的呢喃聲。

「殺了身邊的人……搶走他們的寶物……世界本就虛偽……」

「不好！大師，這裡的業力太重，連修仙界的天地靈氣都被污染了！」冷清秋一邊咬破舌尖維持清明，一邊急切地喊道。

李承乾更是再次跪倒，看著那宛如末日降臨的地淵，眼中滿是絕望：「大師……難道，我大乾這萬里江山，注定要淪為無間地獄嗎？」

了凡大師靜靜地佇立在地淵邊緣。

狂暴的陰風與黑霧吹得他的百補袈裟獵獵作響，但他那一張清秀的少年面容上，卻是一片如古井深潭般的平靜與慈悲。他雙手合十，眼中金芒大作，看到了這片土地下埋藏的累世因果。

「阿彌陀佛。」

了凡長誦一聲佛號，其聲如洪鐘大呂，瞬間將虛空中的呢喃鬼音生生壓了下去。

「世間罪孽，皆由心生。既然此地靈脈已碎、惡念成海，那便由貧僧為這方天地，重塑一方淨土乾坤。」

了凡大師緩緩睜開雙眼，佛門第三大境——「觀山境」大圓滿的念力，在這一刻毫無保留地轟然爆發！

「徒兒們，冷施主，退後！」

了凡一聲清喝，右腳對著虛空輕輕一踏。

轟隆隆——！！！！

剎那間，整座寶瓶洲劇烈地震動起來。在所有人震撼欲絕的注視下，萬靈原周圍的五個方位，大地的地殼竟如波濤般翻滾。了凡以無上心識念力，搬山化吉，生生從虛空中攝來五座神山之基，拔地而起！

隨後，了凡大師雙手大印翻飛，口中吐出浩瀚如海的密宗真言：

「以五智大日如來之願力，化五方佛曼荼羅大結界，鎮壓諸惡，淨化無間！」

了凡對著東方屈指一彈：

「東方建，阿閼佛塔！證大圓鏡智，不動如山，摧破一切瞋恨魔障！」

轟！東方神山之上，一座散發著璀璨青色佛光的巍峨佛塔破土而出，直插雲霄，佛光所過之處，萬頃黑霧瞬間消融！

了凡轉向南方，反手一按：「南方建，寶生佛塔！證平等性智，福德無邊，渡化一切貪婪慳吝！」

轟！南方神山上，赤金色的寶生佛塔拔地而起，無盡的金芒化作祥雲，將南方的暗黑物質生生逼退三千里！

了凡神色肅穆，望向西方：「西方建，阿彌陀佛塔！證妙觀察智，大慈大悲，接引無量無邊受苦眾生！」

錚！西方天際，一座通體由七寶琉璃匯聚的阿彌陀佛塔轟然降臨，柔和的淨土佛光漫天灑落，地淵中無數淒厲的哭喊聲頓時弱了下去。

了凡再指北方：「北方建，不空成就佛塔！證成所作智，大威神力，普渡一切有情眾生，無畏無懼！」

轟！北方綠色佛光沖天，不空成就佛塔如同一尊巍峨的護法天神，死死釘在北方要塞。

最後，了凡大師飛身而起，穩穩佇立在萬靈原最中央的天空之中。他雙手合十，整個人化作了一輪照亮整整一洲之地的金色烈陽：

「中央建，毘盧遮那佛塔！證法界體性智，大日普照，法界無上！」

轟隆隆隆——！！！！

萬靈原最核心、那道綿延數十里的恐怖地淵正上方，一座高達數千丈、通體由白玉與純金佛力凝聚而成的毘廬遮那佛塔（大日如來塔），帶著鎮壓大千世界的恐怖威壓，轟然落下，死死地將那道地淵的魔胎核心鎮壓在了塔基之下！

噹——！

東、南、西、北、中，五座巍峨的佛塔在這一刻同時亮起通天徹地的佛光柱。五道光柱在萬米高空交織、匯聚，化作了一張巨大無比、覆蓋了整整寶瓶洲的「五方佛金剛曼荼羅大結界」！

「這……這等神通……這簡直是造物主的手筆啊！」

冷清秋看著眼前這移山填海、彈指立五塔的驚天神蹟，整個人因極度震撼而劇烈顫抖。這根本不是尋常修仙者的法術，這是真正佛陀降世的大威能！

大乾太子李承乾更是激動得一頭磕在地上，嚎啕大哭。

隨著五方佛塔的建立，原本永無白日的寶瓶洲天空，竟然被生生撕開了五個巨大的窟窿，久違的祥瑞佛光穿透黑霧，灑落人間。

然而，了凡大師落在中央佛塔前，看著腳下依然在瘋狂震動、試圖反撲的中央

地脈，神色卻依舊凝重。

「五方佛塔雖定，但地底百萬年來累積的怨恨黑泥，仍在瘋狂掙扎。若無無上大願力徹底洗滌其根基，不出一時三刻，結界仍會被衝破。」

了凡轉過頭，看向面色蒼白的太子李承乾，沉聲說道：

「殿下，欲渡此劫，接下來，便要看你與這108位大乾赤子的誠心造化了。」

《佛系修仙傳》第16章：神玉金銅塑地藏，百八赤子誦本願

五方佛金剛曼荼羅大結界雖已在天幕成型，但「萬靈原」中央佛塔地底的暗黑物質，卻彷彿感受到了毀滅的危機，開始了最瘋狂、最歇斯底里的反撲。

轟隆隆——！

中央地淵中，焦黑的黑泥如火山般噴湧而出，化作一條條生滿了猙獰鬼面的黑

色觸手，瘋狂地撞擊著毘廬遮那佛塔的護塔佛光。每一擊落下，整座寶瓶洲的大地都隨之劇烈顫動。

「大師，地底的怨孽正在燃燒本源，五方佛塔的能量雖然浩瀚，但這是一洲之地累世積攢的因果瞋恨，若無根基上的渡化，佛塔遲早會被生生耗盡佛力！」

冷清秋臉色蒼白，手中冰魄劍寒芒暴漲，死死斬斷幾條蔓延上來的黑泥觸手。

「阿彌陀佛。」

了凡大師佇立在中央佛塔廣場前，神色巍峨如山。他看著那狂暴的黑泥，緩緩閉上雙眼，隨後猛地睜開，兩道璀璨的因果金芒直衝九霄：

「地底罪孽，非大願力不可破。今日，便在此地，鑄我佛門大願地藏王菩薩聖像，以無上願海，洗滌這一方無間地獄！」

話音落下，了凡大師右臂高高舉起，五指猛地一握！

觀山境大圓滿，大開乾坤！

忘憂寺後山、那座由九幽秘境搬遷而來的太陰神玉礦脈與無上神材，在這一刻受到感召，竟跨越萬里虛空，化作一條綿延數里的金色洪流，轟然降臨在萬靈

原上空！

「熔！」

了凡口吐真言，他體內的功德念力化作漫天熾熱的金色佛火，將那些頂級神材與百萬斤黃金青銅生生熔煉。

在大乾太子、無數親衛震撼得近乎麻木的注視下，了凡大師以天眼通為筆、以佛火為工，在虛空中生生熔鑄出了一尊巍峨到了極致、足足有 108 公尺高的金銅地藏王菩薩聖像！

聖像手持九環金錫，掌托通明寶珠，面容慈悲肅穆，悲憫地俯瞰著腳下的滾滾黑泥。

當這尊百米聖像穩穩落座於中央廣場的那一瞬，一股無法言語的浩瀚悲願，剎那間席卷了方圓萬里，連狂暴的黑泥都為之一頓。

了凡大師緩緩落在聖像前，看向太子李承乾，沉聲開口：

「殿下，菩薩聖像已成，然欲感召菩薩真身顯聖，需以至誠、至孝、至慈之剛強願力為引。你，可敢褪去這一身儲君華服，為這寶瓶洲億萬生靈，求一線生機？」

李承乾看著那尊巍峨的地藏聖像，又看向四周滿目瘡痍的江山，眼中閃過一抹前所未有的決絕與赤子之心。

「孤，有何不敢？！」

李承乾大喝一聲，猛地扯下身上象徵著無上權力的明黃色太子華服，隨手扔在泥地裡。他扯掉髮冠，僅著一身粗布白衣，雙腳赤足，撲通一聲，重重地跪在了地藏聖像前的冰冷廣場上。

「大乾李承乾，今日願代大乾皇室、代寶瓶洲受苦眾生，在此赤足苦修，誦經祈願！」

「我等，誓死追隨殿下！」

後方，108名皇家親衛被太子的赤子之心徹底激發了血性。他們齊齊怒吼，撕碎身上亮銀甲冑，同樣僅著白衣，赤足成陣，神色狂熱而堅定地跪在太子身後，化作了108位守護佛法的赤子金剛！

了凡大師見狀，眼中閃過一抹讚賞。他雙手合十，盤膝坐在聖像正下方，清亮、慈悲的誦經聲剎那間響起：

「《地藏菩薩本願經》。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忉利天……」

太子李承乾與 108 名赤子同時開口，百八人的誦經聲匯聚在一起，化作一道粗大無比的金色音波衝向九霄。

第一天，黑泥瘋狂反撲，無數鬼魅化作猙獰幻象，試圖動搖眾人道心。「大師兄，跟緊我！不能讓壞鬼打擾師父和太子哥哥！」小九玄急切地喊道。

「哇呀呀！吃俺善財一鼓！」善財小臉蛋憋得通紅，【昊天鼓】被他敲得宛如暴風雨般的雷鳴，將靠近的鬼魅生生震碎。

九玄十指溢血，【琉璃琴】化作無盡鳳凰火海，與冷清秋的冰魄劍一起，死死築起了一道血肉防線。

第七天，第十四天，第二十天……

時間一天天過去。廣場上，108 位赤子早已不眠不休、滴水未進。他們的嗓音早就沙啞，喉嚨裡甚至滲出了絲絲鮮血，他們的雙腿赤足在玄陰晶石上跪得血肉模糊，但沒有一個人退縮，沒有一個人睜眼。

隨著誦經聲的持續，不可思議的神蹟發生了。

那經文中的慈悲願力，化作無數個金色的卍字梵文，順著他們的膝蓋，融入了大地，又融入了那尊 108 公尺高的金銅聖像之中。原本冰冷的金銅聖像，在歷經數十天的梵音洗禮後，竟然開始隱隱散發出一種活生生的、溫熱的佛門神韻。

直到第四十九天。

大乾太子李承乾渾身顫抖，眼角流出了兩行血淚，但他依然用盡全身最後一絲力氣，瘋狂地嘶吼出最後一句經文：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

轟隆————！！！！

就在這最後一句經文落下的瞬間，那尊 108 公尺高的地藏王菩薩聖像，陡然間爆發出了照亮了整整人界、貫穿了諸天萬界的無上金芒！

整座寶瓶洲積攢了百萬年的暗黑物質與億萬厲鬼，在這道光芒面前，發出了最後一聲驚恐到了極致的尖叫。

天開了。真正的神佛，要降臨了！

《佛系修仙傳》第 17 章：金錫明珠破地獄，寶瓶洲重見青天

第四十九日，最後一字經文落下。

轟隆隆——！！！！

那尊由了凡大師親手熔鑄、歷經百八赤子四十九天不眠不休以鮮血與至誠梵音洗禮的 108 公尺金銅聖像，在這一刻，徹底「活」了過來！

只見聖像表面的金銅之色褪去，化作了宛如琉璃般無暇、散發著無盡慈悲神韻的丈六金身。那巨大的雙眸緩緩睜開，眼神中包含了對剛強眾生、苦難諸天的無盡憐憫。

地藏王菩薩法相，真正顯聖降臨！

虛空中，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原本被暗黑物質充斥的萬靈原，剎那間被一股無法言語的清淨佛香完全充滿。

「吼……不！這不可能！」地底深處，那顆積攢了百萬年瞋恨惡念的滅世魔胎，發出了絕望而恐懼的尖叫。它瘋狂地驅使著最後的黑泥狂瀾，試圖做垂死掙扎。

然而，在真正的神佛願力面前，一切執迷皆為泡影。

只見天穹之上的地藏王菩薩虛影，緩緩抬起了那隻頂天立地的巨手，握緊了那柄不知何時已然化作純金琉璃色的九環金錫，對著下方那萬丈地淵，輕輕一振！

「金錫振開地獄門！」

咚———！

一聲清脆卻響徹三界六道的金錫震動聲響起。這一擊，沒有狂暴的毀滅能量，卻精準地擊碎了百萬年來死死鎖在寶瓶洲地脈上的因果枷鎖！

轟然間，那道綿延數十里的恐怖地淵生生崩塌，原本在地底瘋狂蠕動、試圖毀滅世間的暗黑物質，在金錫真言的震盪下，像是被洗去了所有的戾氣與污垢，瞬間瓦解，化作了漫天飛舞的金色砂礫。

緊接著，菩薩另一隻手輕輕托起那顆照耀大千的明珠，高高舉向天際：

「明珠照徹天堂路！」

嘩————！

無盡柔和、溫暖、不帶一絲煙火氣息的慈悲佛光，宛如一場席捲整整一洲之地的金色暴雨，漫天灑落。

佛光所過之處，原本焦黑、滲透著黑水的「掘地三尺黑土」，在一瞬間黑氣盡散，重新恢復了原本肥沃、充滿生機的赤黃色，甚至隱隱帶著一絲金壤的靈性；天空中翻滾了半年之久的黑紫色鬼霧，如同被狂風捲殘雲般消融殆盡，露出了久違、湛藍如洗的晴朗碧空！

那一輪溫暖的朝陽，終於重新照耀在寶瓶洲的大地上。

「啊……我的身體……不痛了……」 「阿彌陀佛，謝謝大師，謝謝菩薩……」

那些原本深陷在地淵之中、即將徹底淪為惡鬼的數百萬陰魂厲鬼，在這明珠佛光的照耀下，身上的猙獰鬼相如潮水般褪去。他們恢復了生前清明、樸素的容貌，一個個面帶解脫、幸福的微笑，對著廣場中央的了凡大師與地藏聖像深深一揖，隨後化作滿天星芒，安詳地踏上了前往轉世投胎的天堂大路。

一洲鬼域，半壁江山，在這一彈指間，因果盡滌，重見青天！

「成功了……我們成功了……」大乾太子李承乾看著四周雲開霧散、金光萬道的蔚藍天空，乾裂的嘴唇微微顫抖，兩行熱淚奪眶而出。他轉過身，看著身後那 108 位雖然疲憊至極、卻神魂澄澈清明的親衛赤子，所有人皆是相視一笑，撲通一聲，力竭卻幸福地癱坐在重獲新生的草地上。

「師父！快看！天亮了！大太陽出來了！」小善財興奮地收起【昊天鼓】，一屁股坐在地上，一邊擦著小臉蛋上的汗水，一邊拉著了凡的袈裟。

「九玄的琴，今天唱得最好聽了。」小九玄也抱著【琉璃琴】，軟萌地依偎在了凡身邊。冷清秋冰魄劍還鞘，看著眼前這宛如神蹟的朗朗乾坤，美眸中對了凡的崇拜與敬仰，已然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就在這時，了凡大師的腦海中，突然響起了一陣前所未有、宛如暴風雨般的系統提示音：

【叮！攜手百八赤子，感召地藏顯聖！】

【淨化寶瓶洲百萬年暗黑物質，拯救一洲生靈，破除滅世魔胎！】

【因果業力徹底轉化，功德值迎來史詩級大爆發！】

【獲得功德值：2,500,000 點！】

【當前總功德值：2,841,190/1,000,000】

【檢測到功德值遠超上限，宿主佛法根基圓滿，正式晉升佛門第四大境——『羅漢金身境』！】

轟！

在了凡體內，那原本浩瀚的功德金海瞬間濃縮，化作了一尊與他一模一樣、通體散發著不朽不滅神韻的九丈金身，融入了他的四肢百骸。

了凡緩緩睜開眼，原本清秀的面容此刻隱隱有一層佛光流轉，顯得愈發超然物外。他看著這片重新煥發生機的大地，心中暗自嘀咕：『可算完事了，這一口氣念了四十九天經，可把貧僧累壞了……回去必須讓清秋施主多泡幾壺悟道茶，再讓善財抓幾隻靈雞……不對，做幾鍋佛跳牆素齋好好補補。』

他轉過身，對著癱倒在地的太子李承乾微微一笑，雙手合十：

「殿下，百八赤子心，可破世間一切魔。寶瓶洲大難已過，隨貧僧回朝吧。」

《佛系修仙傳》第 18 章：結夏安居編課綱，指月山下研究院

寶瓶洲鬼域得渡，天地重見清明。

消息傳回大乾京城，朝野震動，大乾皇帝龍顏大悅。幾日後，一隊由大乾禮部尚書親自率領的浩蕩車隊，拉著數十車黃金、夜明珠、頂級靈石以及一尊代表朝廷至高榮譽的「護國神僧」紫金法座，浩浩蕩蕩地來到了指月山腳下。

然而，當禮部尚書與太子李承乾來到忘憂寺大殿前時，了凡大師卻只是淡淡一笑，雙手合十。

「阿彌陀佛。貧僧出家之人，幾間茅屋可遮風雨，一碗素齋可果腹，這些世俗財寶與浮名，朝廷還是請回吧。」了凡神色清透，拒絕得沒有半點猶豫。

禮部尚書一臉錯愕，急忙道：「大師功在社稷，若不接受朝廷賞賜，陛下心中難安，這……」

「大師不喜名利，尚書大人莫要強求。」

太子李承乾上前一步，對著了凡躬身一拜。這四十九天的並肩誦經，讓他徹底褪去了凡俗儲君的傲慢，心中對了凡只有高山仰止的崇敬。

待禮部尚書無奈地指揮車隊下山後，了凡大師這才將李承乾引至後山的菩提樹下，分座落茶。

「殿下，寶瓶洲雖然黑土變金壤，厲鬼皆超度，但天災人禍可在頃刻間平息，積怨已久的人心，卻無法在旦夕間改變。」了凡端起茶盞，輕輕抿了一口，眼神悠遠。

李承乾神色一凜，急忙拱手：「大師的意思是……？」

了凡放下茶盞，正色道：「西南之災，根在人心。若人心不改，貪、瞋、癡三毒不除，未來難保不會出現第二個寶瓶洲。朝廷若真想賞賜貧僧，貧僧倒是有個不情之請。」

「大師快請講！只要大乾國庫拿得出，孤萬死不辭！」

了凡大師從袖中取出一卷空白的竹簡，鋪在石桌上，提筆寫下了三個氣勢磅

礪、隱隱帶著佛光的名字——忘憂小學、忘憂中學、忘憂大學。

「貧僧欲請朝廷，在未來寶瓶洲的重建工程中，選取幾處風水匯聚、人口稠密之地，興建這三所學府，推行『佛系修真教育』。」

李承乾愣住了。他原本以為高僧要建的是金碧輝煌的大寺廟，沒想到大師要建的，竟然是普及凡俗的學校？

他好奇地湊上前去，讀著了凡在竹簡上陸續寫下的各級學府課程綱要：

「一、忘憂小學課綱：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了凡一邊寫，一邊淡淡講述：「此為世間福。凡入小學者，不求他們神通通天，先教他們如何做人。百善孝為先，若能人人明辨十善，世間便少了一分暴戾，多了一分祥和。」

「二、忘憂中學課綱：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

「此為戒法福。入中學者，需規範己身。以三寶為依歸，以戒律為嚴師，知進退，守規矩，方能不被世俗欲望迷了雙眼。」

「三、忘憂大學課綱：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

了凡寫下最後一筆，眼中金芒流轉：「此為行願福。凡入大學者，皆為人中翹楚、修真苗子。需叫他們發弘大菩提心，深信因果報應，研讀大乘經典，不單自己解脫，更要走入紅塵，勸化引導更多迷途眾生。」

李承乾看著這短短數行字，心頭宛如響起了一記記震天春雷！

這哪裡是普通的學校課綱？這分明是一套將「做人、守戒、成佛」完美融合，能夠徹底洗滌世道、重塑人間因果的無上至理啊！

「大師……大師是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啊！」

李承乾激動得渾身發抖，雙膝一軟，再次對著了凡和尚跪了下去，眼眶泛紅：

「大師如此胸懷，孤先前竟然還想用凡俗黃金來沾污大師，孤實在是羞愧難當！寶瓶洲的重建，孤親自去規劃，三所學府，必在一年內遍地開花！」

起身的李承乾眼中閃過一抹睿智的精芒，主動加碼道：

「不過大師，如此遠大的教育體系，凡俗的老師夫子恐怕難以勝任。孤願意動用國庫，在這指月山腳下，為大師建立一間『忘憂佛系修真研究院』！專門聘請天下德才兼備的高僧與大儒在此研習，為未來的忘憂小中大學，培育源源不絕的相應師資！」

了凡和尚低頭沉思良久，開口說道：「佛法不離世間法，佛系修真其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善良慈悲。所以，忘憂學院的全名應該訂為『忘憂幸福美好生活小中大學』，而任教的師資要求也只有一個標準：『善良慈悲能以專業利益人群』就可以了。」

李承乾沉思：「善良慈悲能以專業利益人群！？」

了凡和尚：「是的，小學生年齡7至12歲，課程有國文、數學、美術、體育、孝道三皈依等，而中學生年齡13至15歲，課程有農耕、經商、烹飪、工藝、五戒十善等，大學生年齡16至19歲，課程有政務、軍事、文史、地理、經律論三藏等。」

李承乾急忙拿出隨身紙筆記下，深怕漏失一字一句。

了凡和尚：「教育是百年大計馬虎不得，也急不得，要看眾生的根機、社會環境、人事時地物...各種因緣去做調整，就像園丁、護士一般灌溉花園、照顧病人，不是一成不變的。」

李承乾太子雙手合十，低眉讚嘆：「大師慈悲與智慧廣大無邊，此舉功德無量，承乾在此代替天下百姓，謝過大師。」

了凡和尚：「慈悲為懷是我輩出家僧人的本分...對了，如果忘憂小學還能夠附設忘憂托兒所，專門照顧6歲以下幼童，那就更好了！」

數日後，太子李承乾帶著滿腔熱血與神聖使命班師回朝。

而同一日，指月山忘憂寺內，一聲悠揚古樸的鐘聲，徐徐盪開。

「咚————」

佛門正統的「結夏安居」正式開始。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內，大悲小隊將不再下山，不理紅塵俗務，專心在指月山中安居清修。

午後，陽光透過菩提樹的葉片，灑下斑駁的金影。

了凡大師搬了一張竹椅躺在樹下，手中握著一柄毛筆，正悠閒卻專注地在宣紙上撰寫著《忘憂教育體系第一版教材綱要》。

「大師兄！大師兄妳別跑！把我的墨水還給我！」 「哇哈哈，小師妹，俺在幫師父調配『無上真龍墨』呢，加了我的口水，字會發光哦！」

不遠處的草地上，善財頭上的小龍角閃閃發光，小臉蛋上沾滿了黑乎乎的墨汁，正抱著一方玉石硯台在前面撅著屁股瘋跑；九玄則氣鼓鼓地提著赤色羽衣

在後面追，手裡的琉璃琴一不小心撥弄出一道音符，把旁邊一株萬年悟道竹的葉子震得沙沙直響。

白衣勝雪的冷清秋端著一盞剛剛沏好的悟道茶，溫柔地走到了凡身旁，一邊將茶盞遞上，一邊看著兩個打鬧的萌娃，無奈又寵溺地搖了搖頭。

「大師，請喝茶。這兩小傢伙，安居第一天就靜不下來。」

了凡接過茶，看著眼前這溫馨、治癒、充滿了生活禪趣的畫面，嘴角微微上揚。

世俗的名利如過眼雲煙，但指月山上的這份清寧，以及即將傳遍人間的朗朗讀書聲，或許，才是這無聊的修仙界裡，最值得守護的因果。

《佛系修仙傳》第 19 章：群賢畢至談教育，梵音歌聲圓滿落

三個月的結夏安居一晃而過，秋高氣爽，正是收穫的好時節。

指月山腳下，由大乾朝廷與各方善心人士共同籌建的「忘憂佛系修真研究院」已然竣工。這裡沒有金碧輝煌的奢華，只有依山傍水的竹林、白牆與朗朗清風，處處透著讓人心安的寧靜。

今日的研究院大堂內，座無虛席。

太子李承乾深知教育是百年大計，因此這三個月來，他親自走訪大乾各地的城鎮、山村，不看修為高低、不看門第出身，只憑著「善良慈悲、能以專業利益人群」的標準，請來了數百位真正深耕基層、熱愛孩子、身懷一技之長德行兼備的優秀老師。

大堂前方，了凡大師一襲百補袈裟，面容清透，緩緩步上講臺。

他看著臺下那一雙雙充滿熱誠與慈愛的眼神，心中隨喜讚嘆，隨後雙手合十，聲音如春風化雨般盪開：

「阿彌陀佛。諸位善知識，歡迎來到忘憂寺。今日我們齊聚一堂，不為爭名奪利，只為一件事——如何讓我們的下一代，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了凡轉過身，在身後的白牆上寫下了「忘憂幸福美好生活小中大學」十個大字。

「佛法，不離世間法。我們教導孩子，並非要每個人都斬斷紅塵去出家，也不

是要大家都修成飛天遁地的神仙。真正的修真，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善良與慈悲。因此，我們的教育，是一場因材施教、隨順因緣的灌溉。」

隨後，了凡大師詳細地將小學、中學、大學與托兒所的課程規畫娓娓道來。

「小學的娃娃，7到12歲，我們教他們國文、數學、美術，讓他們懂得世間基本學問；我們更教體育與孝道三皈依，讓他們強健體魄，懂得感恩父母、奉事師長。

到了中學，13到15歲，孩子們要步入社會，我們便教實用的農耕、經商、烹飪、工藝，以及五戒十善。我們要讓孩子有一技之長能安身立命，更要懂得規範己身、不傷害他人。

而到了大學，16到19歲，那些有志於治理天下或深入修行的青年，我們才教導政務、軍事、文史地理，乃至經律論三藏，教他們發菩提心，深信因果，用自己的專業去利益更廣大的眾生。」

臺下的老師們聽得如癡如醉。許多老夫子一輩子只知道教孩子死記硬背、應付科舉，如今聽了了凡大師這番「事理圓融、立足生活」的教育理念，只覺得心頭豁然開朗，不少人甚至激動得流下眼淚。

「大師所言，字字微言大義，真乃大慈悲、大智慧！」

隨後，在溫馨融洽的氣氛中，了凡大師笑著邀請臺下的老師們上臺，分享各自從事教育的心得與理想。

一位來自偏遠山村、衣著樸素的基層老夫子緩步上臺，有些局促地對著大家拱了拱手，眼神卻無比溫柔：

「老夫在山裡教書三十年，沒教出過什麼大官，但我最欣慰的，是十年前班上有個調皮的孩子。那孩子家境清寒，沒錢買紙筆，老夫使用沙盤教他寫字，時常分他半碗粗米飯。前些日子，這孩子在外掙了銀子，不遠萬里回鄉，竟然給村裡蓋了一座醫舍，還特地跑來給老夫磕頭，說他一輩子沒忘記老夫教他的『做人要善良』。老夫覺得，這便是當老師最幸福、最高興的時刻了。」

大堂內響起了熱烈的掌聲。老師們紛紛點頭，同理心與教育的共鳴在每個人心中流淌。

接著，一位精通農桑的中學女老師也上臺分享：「我教孩子們種稻種菜，曾有孩子問我，為什麼每天都要頂著大太陽去拔草灌溉？後來，當他們親手收割下第一批金黃的稻穗，做出一碗香噴噴的白米飯孝敬父母時，那個孩子哭了。他說他終於明白了汗水與感恩的滋味。大師說得對，我們老師就像園丁，每一株花草都需要不同的養分與耐心的陪伴。」

一位精通烹飪的老廚師、一位負責政務的老官員……一位位老師陸續上臺，沒有宗派之間的攀比打臉，只有對教育的熱愛、對生命的尊重，以及無私奉獻的美好經驗。整座大堂被一股濃濃的善意與正能量所包裹。

不知不覺，暮色降臨，晚霞將指月山染成了一片溫暖的橘紅色。

「師父，教材發完啦！接下來輪到我和小師妹唱歌咯！」這時，善財抱著縮小版的【昊天鼓】，一蹦一跳地跑了上來，小臉上滿是燦爛的笑容。

「大家好，九玄要彈琴唱歌送給所有的老師老爺爺、老師姐姐們！」小九玄提著赤色羽衣，優雅地在桌前盤膝坐下。她一雙小手撫上【琉璃琴】，輕輕一撥，清泉般的琴音瞬間流淌在秋夜的涼風中。

善財也跟著節奏，伸出小手，極其溫柔、輕緩地拍打著昊天鼓，發出如同心跳般沉穩而安心的鼓聲。

九玄深吸一口氣，跟著琴音，用那純淨、空靈、不染一絲塵埃的天籟童音，輕輕唱起了一首由了凡大師親自作詞的佛系清心歌謠：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這稚嫩卻具足慈悲願力的歌聲，配合著琉璃琴與昊天鼓的洗滌，化作淡淡的青金色光暈，溫柔地拂過在大場每一位老師的心田。那三個月來的奔波勞累、心中的疲憊與煩惱，在這一刻，全都在歌聲中煙消雲散，只留下滿腔的溫暖與法喜。

了凡大師與冷清秋並肩佇立在門廊下，看著大堂內含笑聽歌的數百位老師，又看向正快樂表演的兩個萌娃，心中充滿了難言的祥和。

教育的種子已經播下，指月山下的這份大慈悲與同理心，終將化作星星之火，利樂這方世界的所有有情眾生。

隨著最後一聲琴音裊裊散去，這場充滿智慧與愛的研究院成立大會，在滿堂掌聲與祥和的佛光中，圓滿落幕。

《佛系修仙傳》第 20 章：聖女歸家接傳訊，初見落魄葉氏郎

秋水澄澈，倒映著指月山的青翠。

忘憂幸福美好生活小中大學的研究院大會圓滿落幕後，忘憂寺的生活又回到了往日的寧靜與祥和。然而這一日，一封蓋著大乾頂級修真世家「冷氏」火漆的家書，打破了清晨的平靜。

後山竹林內，冷清秋看著家書上的內容，秀眉微蹙，美眸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清秋施主，可是家中出了什麼事？」了凡大師不知何時走了過來，雙手合十，語氣關切。

冷清秋收起家書，對著了凡微微一揖，輕嘆道：「大師，清秋今日年滿二十。家父傳訊，說當年祖父在世時，曾為我訂下一門娃娃親。如今那葉氏家族上門提親，父母請我速速回府商議。」

「哦？葉氏家族？」了凡和尚微微挑眉。

「是的。」冷清秋點頭道，「那葉家曾是大乾功勳世家，極盛一時，但十年前遭遇變故，族中高手隕落，如今已經徹底落魄。聽聞現任的葉家少主名喚葉辰，

毫無修為。族中長輩本意是想藉此機會退婚，免得冷家受了牽連，但清秋總覺得……婚姻大事，不應只看門第高低。大師常說，萬事皆有因緣，清秋想親自回去看看。」

了凡大師看著眼前這個眼神清明、不隨波逐流的女子，隨喜讚嘆地笑了笑：「阿彌陀佛。施主能有此同理心與定見，實乃大智慧。去吧，若有需要，忘憂寺永遠是妳的後盾。」

「多謝大師。」冷清秋心中一暖。

此時，兩個萌娃也跑了過來。善財抱著【昊天鼓】，九玄提著【琉璃琴】，一聽說清秋姐姐要回家，兩個小傢伙依依不捨地拉著她的衣角。

「清秋姐姐，妳要早點回來喔！善財會想妳的！」 「姐姐路上小心，九玄等妳回來一起泡茶。」

冷清秋溫柔地摸了摸兩個小傢伙的腦袋，心中帶著忘憂寺滿滿的祝福，化作一道劍光，朝著大乾京城的冷氏府邸飛去。

……

三日後，大乾京城，冷府正堂。

堂內的氣氛有些凝重。冷氏家主與幾位長老高坐在上，臉色並不太好看。而在大堂中央，正站著一名年約二十一、二歲的青年。

那青年衣著有些樸素，甚至洗得有些發白，但洗得乾乾淨淨。他身材挺拔，面容清俊，最讓人驚異的，是他的眼神——那不是一個落魄少爺該有的自卑或狂妄，而是一種極度冷靜、理智，卻又帶著一絲溫和的奇特目光。

這青年，正是葉辰。

此時的他，表面平靜，內心其實正在瘋狂吐槽：『絕了，老子在清華大學醫學院天天熬夜做臨床手術實驗，好不容易熬到畢業，一睜眼居然穿越到這個修仙世界，還成了個落魄家族的廢柴少爺！這就算了，居然還真有「退婚提親」的狗血劇情？』

「葉辰。」冷氏大長老冷哼一聲，聲音中帶著一絲元嬰期威壓，「我冷家與妳葉家當年的確有婚約。但如今兩家境遇懸殊，我那侄女清秋乃是冰肌玉骨、修為高深的聖女。而你修為全無，今日上門提親，不覺得有些不自量力了嗎？」

面對元嬰期大能的威壓，葉辰額頭滲出一層細汗，但他卻沒有半分退縮。他深吸一口氣，不卑不亢地拱手道：

「長老所言甚是。如今葉家落魄，晚輩一介凡人，若論修真門第，晚輩確實配不上冷姑娘。」

長老們對視一眼，正準備順水推舟提出退婚，卻聽見葉辰話鋒一轉，無比坦蕩地大聲說道：

「所以，晚輩今日前來，並非強娶，而是帶著萬分的誠意，希望能夠入贅冷家！」

此言一出，全場譁然！修真之人最重面子，一個大男人主動提出入贅，那簡直是把尊嚴踩在腳底下。冷家主也愣住了，沉聲道：「入贅？你可知這意味著什麼？」

葉辰抬起頭，眼神清澈而堅定，毫不避諱地說道：「晚輩很清楚。晚輩不裝腔作勢，葉家如今需要冷家的庇護才能崛起。但晚輩絕非混吃等死的紈袴！晚輩雖無修仙資質，卻自幼跟隨異人研習一套『濟世醫術』。」

晚輩希望依仗冷家的資源建立醫所，用晚輩的專業，去救治天下千千萬萬因修真大戰、妖獸侵襲而受苦的凡人百姓！晚輩有理想，亦有抱負，若冷家願意信任，晚輩定不負冷姑娘！」

這番話說得字字鏗鏘、坦坦蕩蕩。他承認自己的落魄，承認想借助力量，但他更拋出了自己拯救蒼生的宏大抱負。

這種超越了這個時代「大男子主義」與「門第觀念」的真誠與赤子之心，讓原本打算譏諷他的長老們，一時間竟然啞口無言。

「啪、啪、啪。」

一陣清脆的掌聲忽然從大堂屏風後傳來。

只見一位白衣如雪、清冷出塵的絕美女子緩步走出。冷清秋其實早就到了，她奉了凡大師之教誨，沒有盲目做決定，而是在暗中觀察考驗了葉辰許久。

她看到了葉辰在來冷府的路上，遇到一個被馬車撞傷、雙腿大出血的乞丐。在所有修士冷眼旁觀時，這個毫無修為的青年竟然跪在泥地裡，用一種極其古怪卻精準無比的手法（現代止血與清創縫合），硬生生把那個乞丐從鬼門關前拉了回來。他眼神裡對生命的尊重與同理心，跟忘憂寺的理念一模一樣。

「這門親事，我同意了。」

冷清秋走到葉辰身前，美眸含笑，認真地看著這個與眾不同的青年。

葉辰看著眼前這位宛如畫中仙子、卻眼神溫柔的冷家聖女，一時間也有些看呆了，心跳不由自主地漏了一拍。

「清秋，妳可想好了？他只是個凡人……」冷家主急忙勸道。

冷清秋轉過身，對著父親和長老們微微一揖，聲音清脆而堅定：

「女兒想得很清楚。了凡大師曾言：『善良慈悲，能以專業利益人群，便是最上乘的修行。』葉公子的醫術能濟世救人，胸懷坦蕩，不虛偽、不造作。這樣的人，配得上我冷清秋。」

看著冷清秋那不可動搖的眼神，再看著昂首挺胸、坦蕩真誠的葉辰，冷家主長嘆了一聲，眼中卻隱隱閃過一抹讚賞。

「罷了……女大不中留。既然清秋認可，那這門親事，便定下了！」

夕陽餘暉灑進大堂，將冷清秋與葉辰的身影拉得極長。兩人的目光在空中交匯，一個聰慧睿智，一個真誠善良。這場修真界前所未有的「奇特因緣」，就在這充滿了理解與抱負的氛圍中，悄然盛開。